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چۇد.ئۆزى.مىسىر.ئىدى.

چى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چۇد.ئۆزى.مىسىر.ئىدى.

目錄

137

社 論	學 論	藝 小	文 品	會 報	務 導
邊疆問題是兩岸共識所在……………劉學鈔：(封面內)	滿洲蒙古文化及其對周邊地區的影響……………趙杰：(2)	中國錫伯族的教育史略——兼論雙語教育……………蘇德善：(8)	蒙古民族文化概說……………金雄飛：(29)	小品兩則……………何元福 孔淑瑞：(38)	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研討會 紀要……………陶翠玉：(41)
本刊宴請新疆訪客徐玉林先生合影……………張華克：(封底)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邊疆問題是兩岸共識所在

劉學鈺

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由於上天的作弄，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海峽兩岸的政府劍拔弩張，彷彿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海峽彼岸的大陸，更是炮轟金門，多達數百萬發，未幾，在舉世關注下，炮火漸稀，終於不再炮轟，但兩岸依然對峙，此視彼為匪寇，彼視此為仇敵，雙方不相往來者，長達三十多年之久，然而人為政治阻力，抵擋不住兩岸人民血肉相連的天生親情，於是此岸一些離鄉多年的老人，私自返鄉探親，而彼岸自改革開放以來，急於發展工商，需款孔殷，由於大陸腹地深、市場大，此岸賣者，在商言商，既然有利有圖，遂暗中往大陸發展，台商圖大陸之商機與市場，大陸貪台灣之技術與資金，雙方交往日益頻繁，一時形成風氣，此間政府審時度勢，終於宣布解嚴，並有限度開放赴大陸經商投資，而此間民眾之赴大陸探親，參加學術會議或體育藝文交流，乃至旅遊者，更是絡繹於途，每年高達百萬人次以上，兩岸政府也趁時透過其白手套——海基會與海協會，假第三地也是華人的新加坡舉行了空前的辜汪會談，海基會秘書長更親赴北京參加會議，杯觥交錯之餘，而吟出一醉泯千仇的詩句，兩岸敵對關係，一時之間似乎煙消雲散，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預言，也彷彿即將兌現。

然而不然，此間若干人別有居心，寧願拋棄列祖列宗、揮別傳統文化習俗，不做中國人而高唱台灣獨立，執政當局固然百餘次宣稱中國必需統一，然而並未壓制台獨言行，令彼岸擔心不已，加上近百餘年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奉為圭臬的所謂「中國威脅論」，激起西方國家以分裂中國來化解中國威脅，此所以內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東北等地區，近百年來，分離運動屢仆屢起，至今仍是方興未艾，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其背後總有

一個甚或數個西方國家介入，因此彼岸認為此間不強力打壓台獨，必然有外國力量介入，以故對目前此間的政治立場極不放心，深恐在內、外兩股力量激盪之下，與中國（指傳統之中國）越走越遠，為防止此一結果的產生，乃在國際間打壓此間的一切外交活動，彼岸此舉自然激起此間的反彈，於是因果互相循環，兩岸關係漸行漸遠，這是實情，無需否認。然而彼岸可曾想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絕不肯將洋人圖像供奉在殿堂之上，對於彼岸之言必稱馬、列，奉馬列主義為思想主軸，根本違反了中國的傳統，有良知的中國人是不會接受的，試想有那一個中國家庭會在祖宗牌座前掛上外人的圖像？然則彼岸所有典禮場所，無不懸掛馬列圖像，這是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而彼岸以中國正統自居，就這一點看，大有斟酌餘地，不僅如此，去（一九九六）年三月，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其用意在恐嚇此間之分離行動，事實是適得其反，要知道談合作與統一是要靠善意與體諒，要雙方制度與生活程度相一致時，才有可能，兩岸目前差距還大，水未到渠難成，與其勉強而為必然徒勞無功，不如就雙方有共識之點加強合作，放棄打壓與恐嚇，讓彼此在國際上各有活動空間，雙方聯手對那些秉持「中國威脅論」者，施以反擊，共同防止邊疆地區及民族成為西方國家（含日本）炒作的對象，共同為中國的未來做出一些貢獻。

邊疆地區主要指的是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地區而言，近百年來這些邊疆地區所發生的問題，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外蒙古在外力蠱惑下，曾經發生多次獨立事件，而今竟然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內蒙古在抗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操控，製造了蒙疆政府，這個偽組織雖因抗戰勝利而消失，然而灰飛而煙未滅，近年來又有所謂「三蒙」聯合的分離運動，正在蘊釀之中，

幕後都有外國的力量介入；至於西藏，從上個世紀末，俄國力量最先介入，其後英國全盤操控，日本也是虎視眈眈垂涎欲滴，妄想加以染指，曾經派出間諜以僧侶身份入藏多年，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印度甫脫下被奴役、被殖民的枷鎖，立刻就繼承了帝國主義者的心態，以西藏保護者自居，而穿上殖民者的外衣，近年以來，西藏問題更被世界各國端上國際舞台，給兩岸中國帶來莫大困擾；新疆方面，由於民族眾多，境外的同語言、同宗教信仰的人口數，遠多過域內，問題最為複雜，清末以來，俄國不僅對新疆沿邊蠶食鯨吞，更在新疆製造分離活動，所以東耳其斯坦「建國」運動，屢仆屢起，近年來更受到很多西方國家的關注，當然免不了也給予支持，新疆問題由於境外有數千萬同語言、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如果國際間全力介入，必將成為中國最大的隱憂；這些邊疆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任由國際間操導玩弄，將使中國陷於分裂的局面。

邊疆問題是中國未來真正隱憂所在，兩岸的中國人決不能置身事外，否則既不能上對列祖列宗為中國民族開拓生存空間的孤詣苦心，更無顏下對後代子孫造成國土分裂的無恥罪行，所幸截至目前為止，兩岸的中國人，無論政府或民間，對邊疆問題的看法，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除了雙方一致堅持國土不可分裂，強調蒙、藏、新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外，也一致認為無論蒙古族、維族、或藏族以及滿、哈、苗、傣……等各民族，都是中國人，都立於平等的地位，跟漢族一樣，共同成為中國的主人，共同擁有中國的主權，從此也可以證明此間執政當局，絕無台獨的意向，否則何必對邊疆問題作出如此這般的堅持？既然兩岸對邊疆問題具有相當的共識，何不就此項爭議小、共識大的議題，作為雙方合作的開端，近三年來，此間中國邊政協會率學者專家赴北京與彼方中央民族大學聯合舉辦「海峽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及教學研討會」（一九九五年六月），一九九六年復接待彼岸十三所民族院校校長一行十六人來台參訪並舉行研討會，一九九七年再

與彼岸西北民族學院聯合舉辦「兩岸蒙古學、藏學、維吾爾學術研討會」，就民間與學術團體而言，成效極為卓著，但如欲達到更高層次的目的，顯然還有待努力，這一個有待努力的空間，也正是兩岸有共識少爭議的空間，本刊是一份純民間刊物，雖然頗受國內外（含大陸）學術機構重視，但是畢竟不是政府單位的刊物，對兩岸學術交流的言論與作為，並不具有政策性的指標作用，但是兩岸的和平與合作，畢竟有助於兩岸的安定與發展，邊疆問題既是兩岸目前有共識無爭議的項目，或許雙方受制於既有的法令，還無法作官方的接觸，唯其如此，正可以透過民間社團，先對西方世界（當然包括日本）分化我們蒙、藏、新的情況，作一系統性的分析，掀開西方國家表面上關懷西藏人權問題，暗地裡支持西藏獨立的真面目，以及在西方世界資助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分子等等，這些都是可做、應作的工作。至於歷史上藏漢、蒙漢、回（紇，即今之維吾爾）漢和睦相處、合作無間的事實，引經據典作出個案研究，印為專書，不僅對促進國族團結，具有正面意義，更是對支持分化論者的當頭棒喝，對於那些被西方國家利用的異議分子，也具有醍醐灌頂的作用。然而邊疆民族的意圖出走，也不能一味怪罪外力的分化，應該捫心自問歷代中央政府可曾本諸同土濟民的邊疆政策？可曾投下第一流的人力與足夠的財力？歷代邊疆政策正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領域，具有鑒往知今的意義，還有許許多多類似的領域，目前似乎都還是一片空白，這些領域對兩岸來說，都是花錢少，作用大的工作領域，而且也具有相當的共識，何不在這些項目上兩岸合作，為中國民族未來的長治久安投下些許心力、作出一些貢獻呢？

中國邊政協會成立至今業已四十三年之久，所發行的「中國邊政」季刊，也有三十四年之久，我們的宗旨是促進各民族團結合作，我們的刊物也頗受國內外（含大陸）學術機構的重視，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可以承擔邊政問題研究及兩岸學術交流的工作，我們願意等待委託，我們期望能為邊疆問題作出更多的貢獻

（作者為本刊主編）

滿洲蒙古文化及其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①

趙杰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照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②

出自北朝樂府《雜歌謠辭》中的這首《敕勒歌》，以它鮮明的民族特色和蓬勃的藝術生機在中國文學史上灼灼閃光。這首僅僅二十七個字的千古絕唱，出色地構畫出北國大地遼闊蒼茫的自然景色，也形象地折射出北方異族那爽直坦率的文化共性和豪放剛健的精神風貌。這首具有無窮魅力的詩篇，既使在今天也能給我們帶來一連串豐富的聯想：廣袤的草原，綠浪鑲牛羊，使人聯想起蒙古那剛毅、粗獷的氣質；神奇的大西北那浩瀚的戈壁灘簇擁著天山的雪蓮，使人聯想起維吾爾族那爽朗明快的性格；冰峰溶下奔騰的雪浪，流進了伊犁河谷，滋潤著兩岸肥沃的牧場，使人聯想起哈薩克族那忠厚老實的美德；封凍的黑龍江畔回響著大小興安嶺的陣陣松濤，使人聯想起通古斯族那吃苦耐劳的潛能；林海雪原、松嫩沃野更使人尋根溯源，聯想起滿族那富取博收的胸懷。③

「北方異族一直是個『迷』，他那桀驁不馴、驍勇、豪爽的性格和不可征服而又不解進取的雄心，自古以來，既是中原漢邦或中央王朝盡力應付的對象，又是中華主體抵御外侵擴張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④北狄、匈奴、五胡、契丹、女真、元蒙、滿清，一朝朝兼並擾攘，南征北戰；一代代入主他國，影響周邊。年深日久，源遠流長，形成了北方獨特的文化形態和地區性格。從歷史到今天，這種由民族性文化走向地區性文化的聚合化過

程清晰可見。文化的背景是民族特性，我們要想深入研究東方文化的起源和輻射過程，就需要從東方諸國或民族的個性特點及其相互接觸的動程中切下一段做一橫切面的解剖，力求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的目的。下面，我想就蒙古滿洲兩大曾經在歐亞歷史上叱吒風雲過的民族的自身文化、兩族共性、影響周邊三方面的情況向大家作一梗概介紹，以便於大家了解滿蒙民族的特性及其對東方文化的貢獻。

一、蒙古滿洲文化的發生和發展

蒙古民族在世界歷史上曾是掀起風暴而又形成巨大影響的英雄民族。蒙族的根源及血統與中國北方各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蒙古是中國北方幹難河畔蒙瓦部的先民，遠在紀元前五〇〇年，這個民族游牧於中國的北部沙漠，中國稱為：「北狄之地」。蒙古的正音是「忙豁勒」、「蒙古勒」，學術界對此語解釋說法不一，有一種說法頗可參考，「蒙」乃山名或河稱，依此山傍此河畔之人群謂之「蒙」民族。蒙古勒就是以「蒙」部族為核心的部落聯盟。⑤在圖騰崇拜的社會階段，蒙古民族形成於蒙古高原，成長於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的森林和草原上，世世代代活動於貝加爾湖周圍，陰山山脈以北，大興安嶺以西，阿爾泰山以東這麼一個方位的廣大地域中。

古代發跡於蒙古高原陰山山脈的匈奴，其足跡就遍及歐亞，引進了西域文明和歐洲文化。匈奴集北狄各族文明之大成，吸收了西域文明及西方文化，又依靠南部中原漢族文武降人交流漢族文化，形成了獨立的匈奴文化，傳至鮮卑（這個民族在北魏時興盛，漢族官員為取悅公卿，也學鮮卑語，現在錫伯人自稱是鮮卑

的後代)、柔然、突厥,使其文化在各地又有了新的發展,同處一個生活之地的蒙古雖然不直接源於匈奴,卻繼承了匈奴的優良傳統文化。後來,蒙古先民——零依靠自己的力量驅逐了匈奴,逼走了鮮卑,建立了自己的柔然汗國。柔然汗國是蒙古早期歷史上一個興盛的政權,它有利地牽制了南北朝,促進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話說於公元四、五世紀的柔然上承匈奴的文化遺產,吸收拓拔及南朝的漢族文化和西域等西方文明,下傳突厥、高車、蒙古,形成了包括政治、軍事、社會制度、生產生活、語言文字等一套完整的蒙古文化,後被突厥汗國繼承下來。

成吉思汗的始祖是高車後十二姓的乞袁氏。而高車聯盟正屬於柔然汗國。元太祖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是蒙古貴族的首領,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出身的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和後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民族英雄和領袖。鐵木真利用十二世紀末蒙古社會生產進一步發展,各部政治、經濟聯係加強,人民傾向統一的趨勢,致力於蒙古各部的統一事業。公元一八九年,鐵木真作為蒙古部汗後,相繼戰勝札答蘭、塔塔兒、泰亦、赤兀、克烈、乃蠻等強敵,統一蒙古諸部,一二〇六年被推為全蒙古大汗,稱成吉思汗,建蒙古汗國,形成了統一的民族整體。這時,蒙古才由原來的部落名稱變為了民族名稱。成吉思汗建立軍政合一的千戶制,擴大直轄的護衛軍,置定必要的國家機構和制度,又憑借強大的武裝力量 and 優越的軍事組織,對外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擴展,開始南下和西進。在成吉思汗領導下的當時國土遠遠超出了今天中國的疆界,下屬四大汗國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建立的欽察汗國在俄羅斯,伊爾汗國在伊朗、敘利亞,察合台汗國在今天的新疆,窩闊台汗國在烏蘭巴托附近。蒙古軍西經遠及今天的西班牙,不愧為「一代天驕」。當成吉思汗團結了蒙古各部和突厥等族向東西征服世界時,他不但繼承了帝國軍事高度專門化的傳

統,也繼承了草原古老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

到元世祖忽必烈時,四大汗國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實際上忽必烈已經不能完全左右四大汗國,但他率領本土汗國的實力南下入主中原,終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元蒙封建王朝。元朝比其祖先更加重視蒙古文化的影響。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仿效藏文體式創制了一種拼音文字最初命名為「蒙古新字」,通稱八思巴字,並用這種文字取代蒙古族原來使用的回鶻式蒙古文,以此來拼寫全國內各族有文字的語言。《蒙古秘史》不僅是書同文的楷模,而且是十三世紀中葉的一部蒙古文化的大典,它以文學的語言,編年的體例,全面系統地敘述了十二——十三世紀及以前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歷史,它也是一部動人心弦的口頭文學作品,維妙維肖地描繪了古代蒙古社會中各種人物的形象,《蒙古秘史》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個輝煌成果,至今保持著它的巨大審美價值。

滿洲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樸實聰穎的民族,他們發祥於祖國東北的白山黑水一帶,也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先秦古籍中所記的肅慎,就是滿族的最早先人。漢代以後,不同朝代史書上分別記載著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都是滿族的先人,他們一直在長白山脈(古稱「不咸」)和黑龍江畔(古稱「弱水」)一帶生息繁衍,在開發邊疆、保衛國土、發展生產,豐富文化中為祖國的繁榮作著自己的貢獻。

滿族作為民族名稱是在十七世紀三〇年代才出現的。明朝時的關東,大部分是女真人,他們分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大部分。建州女真就是發祥於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後經長白山朝鮮族居住區到了遼東的愛斯覺羅氏等部族。清太祖努爾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即建州左衛蘇克素護河部費阿拉城(今遼寧新賓)人,他在青少年時常到撫順互市,並多次到過北京,兼通漢、蒙文字,後因生活所迫,離家從戎,投到明遼東總兵

李成梁部下，屢立戰功。明嘉靖至萬曆（一五二二—一六二〇）年間，女真社會出現了統一趨勢，努爾哈赤於一五八三年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壯大勢力，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經過艱難的征戰，最後戰勝了吉林的葉赫納拉氏，終於統一了建州、海西、野人女真諸部，同時又有一些不具有血緣關係的外族成員如：漢、蒙、朝鮮、錫伯等，由於種種原因加入進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據此，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了後金國，自稱金國汗。

在壯大軍事統一戰爭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努爾哈赤在文武兩方面建立了清代前期的文明。

1. 建立強有力的牛錄—八旗制度

八旗是滿族的社會和軍事組織形式，後來主要由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共同組合而成，在大清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它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努爾哈赤時還只有滿洲八旗，隨著漢、蒙八旗人數的增多，一六三五年，皇太極又正式成立了「八旗蒙古」，一六四二年，又編立了「八旗漢軍」。八旗制度規定，每三百人設牛錄額真一人，五牛錄設甲喇額真一人，五甲喇設固山額真一人，每一旗的最高長官是「都統」。滿族統治者通過八旗制度管轄著各級下屬，通過軍事社會的集權文化逐步入主中原，統治金國，領略了進北京執政，問鼎三世紀的風騷。

2. 借用蒙文字母創制滿文

一五九九年，大臣額爾德尼、噶蓋二人奉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命，參照蒙文字母創制了「無圈點滿文」。一六三二年，清太宗皇太極又命滿族文化巨人達海在老滿文基礎上加「圈」加「點」，加製拼寫漢語借音之字母，改成「有圈點」之新滿文。有清一代，隨著滿族社會地位的提高，滿語成為國語，滿文也成為官方文字。

創建八旗和滿文後，隨著後金國力的日益強大，太祖、太宗兩帝相繼率部向遼東明軍進攻，當時的東北南部，女真、蒙古、錫伯、索倫諸氏族的關係日益親密，尤其是女真和漢人之間長期雜居共處，互為婚娶，無論是生產方式、社會制度還是服裝髮式，語言文字都已十分接近，編入八旗充當漢軍和包衣的漢人，與女真的區別日益縮小，在相互接觸和融合中，一致性愈益增多。於是，皇太極適應民族統一的趨勢，於一六三五年正式改國號「金」為「清」，改女真為滿洲。

隨著清朝勢力的日益強大，清廷也更加重視自身文化的發展。「國語」（即滿語文）和「騎射」（即能在騎馬奔馳中射箭中的）成為維護統治加強實力的法寶，八旗成員自動即當學習「國語騎射」，直至六十歲以上方能免試。一六四四年，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爭取吳三桂，率領八旗軍入關，推翻明朝，統一全國，順治稱帝，建立了以滿族貴族為主，滿漢統治階級聯合專政的大清國王朝。

二、蒙古滿洲文化的共性與合作

蒙古和滿洲兩大強族都在東方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創造過奇蹟，他們都分別發祥於中國的北部，並先後擴及周邊，又先後入主中原，建立中國歷史上疆域遼闊的統一的元清兩代中央王朝。從滿蒙民族的時間發展和空間特點相似性的縱橫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出，滿蒙民族的諸多共性促進了他們之間的通力合作。那麼，滿蒙文化的共性特點有哪些呢？大致有以下四點：

1. 游牧征戰，配合默契

滿蒙兩族過去都主要從事游牧業，滿族較早改成農業，蒙族至今才有牧轉農的趨勢。兩族的共性很典型地反映出由民族性向地方性轉化的北方整合化的民族性格。滿蒙文化的發生發展，從縱向看是一種歷史，從橫向看又是一種結構。

滿蒙都有特殊的軍事組織：千戶制、八旗制。蒙古婦女和男

人一樣出征作戰，丈夫戰鬥，妻女管理車輛輜重、帳房、牲畜；而滿族的八旗制本身就是兵民合一，家庭也參與戰鬥的組織。

滿蒙兩族在歷史上沒有打過正規戰爭的記載。元蒙統治者入主中原，對其臣民實施四等分居的政策，其中以滿族前身女真族為主的東北少數民族稱為色目人，地位僅次於蒙古人。清代八旗內的滿蒙關係也十分融洽，清廷對蒙古實行了幾乎是特殊公民的民族政策。正因為蒙古族為清朝定鼎立下過汗馬功勞，清廷對蒙古人尤其是王公貴族更賦之以厚遇，承德的陪都圍場的打獵，實際都與招待、懷柔蒙古王爺有關。不論滿族最高統治者的主觀意圖如何，但他們深知，沒有蒙族的配合和安定，清朝的穩定也是難以維持的。這是從客觀上，從主觀上講，滿蒙也是天然的兄弟伴侶，在整個滿蒙交往史中，「滿蒙不分家」從來可通婚，這種親如骨肉、情同手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關係，使中國的北部社會得以穩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這是滿蒙民族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貢獻之一。

2. 粗獷豪放，驍勇善戰

滿蒙兩族具有共同的氣質和魄力，他們都有胸懷坦蕩，厭惡小氣的個性，與人交往的感情純真、友誼持久，心直口快而不一小肚雞腸。他們勤勞勇敢地面對自然，豪放豁達地面對社會，真誠而熱情地獲得人與人之間純潔的友誼和沒有索取的給予。

兩族都有善於開拓的民族意識，和魯濱遜自強、奮鬥的毅力及美國人開發西部的勇敢、開拓精神有些相似，軍事進攻的能力也很強，只是經濟和科技實力差，才沒能發展到現代物質文明那樣的高度。但在東方文化中，滿蒙文化的這些精髓仍然是人類文明的一筆巨大財富。

3. 創新開放，富取博收

滿蒙兩族都較早地消除了狹隘、封閉的地方民族心理。滿族正因為善於向外族學習，連母語也作為奮鬥的代價幾乎被替代了

。中國的蒙古族近幾十年來有了明顯的現代價值觀念，他們善於把自己傳統的道德精華和漢族內剛外柔的內向性格結合起來，因此其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十分迅速。

兩族的心理素質都經歷了一個由內向聚力逐漸到外向開放的過程，他們由原來的善於開拓疆土，遠征荒原的開放氣質到勇於向外族學習先進的科技文化，其間也經歷了大幅度的跨越。入關後的滿族深知，不到一百萬人的少數民族來統治幅員遼闊的數以億計的漢族，是十分困難的。「馬上得天下」不等於「馬上治天下」，所以清朝基本承認並延續漢區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但又不願完全漢化，故定基本國策為：既仿效明制，又保持滿族傳統習俗，比如「薙髮易服，國語騎射」等。但到後來，滿族從上到下又進一步淡化了狹隘民族意識，擴大開放，樂於又廣於學習先進民族的文化，把自己的民族精華和中原漢族的傳統文明有機地優化融合在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文明整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傑出貢獻。

開放的心理素質還突出地表現在和異族的廣泛通婚上。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滿蒙和外族通婚都是比較普遍的。從擇偶的標準的進步（由看「民族相同」到看「家庭富有」再到看「個人素質」）和克服男尊女卑上，滿蒙都走在了除漢族外的其他少數民族的前列，否則也不可能讓慈禧女性垂簾聽政，指揮兩個男性皇帝（同治、光緒）四十八年。

4. 用「兵車」開路，用文化鋪石

滿蒙兩族都走過先「兵」後「禮」的歷史進程。蒙古的古代圖騰是「狼」，滿洲的古代圖騰是「狗」，這只能說明他們的祖先有習武善戰的習慣，滿蒙都嫺於騎射，但又都能歌善舞。他們既能入主中原吸收漢族正統思想，又能從共同的原始薩滿教崇拜中汲取天圓地方的草原牧民哲學和人與大自然搏鬥的戰鬥精神。北方世代相傳的薩滿在蒙滿兩族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盡管後

來佛教在蒙族，儒家思想在滿族中有過強大的沖擊力，但在蒙滿兩個強族特別是基層人民的心靈底層，薩滿的思想仍然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這也是滿蒙民族文化核心和獨特心理素質的一種深層表現。

滿蒙統治者在全國各戰略要地派駐兵營，以示軍威，同時都吸收漢族統治者「政治所先，在崇文教」的經驗，相繼在全國掀起推廣文化，舉辦學校的熱潮。滿族文武雙全的康熙、乾隆皇帝即是明例。康熙十幾歲親理朝政，平定三藩，規劃大於今天中國的大清之遼闊版圖，同時他又自動從國師讀書、通滿蒙漢文，老耄而手不釋卷。乾隆不僅善於騎射、充滿武威，而且精通詩畫，「御製詩五集，至十萬餘首」、「幾餘覽古，篤嗜過於儒素」。這類「武」先「文」後的例子在滿蒙民族的發展中舉不勝舉。

三、蒙古滿洲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民族是一個運動和變化著的歷史形態，正像它自身發展變化有其內外向的演變規律一樣，民族的特性也自然會橫向影響周邊民族和國家，何況滿蒙兩大強族都曾經建立帝制，統治過包括諸多民族的幅員遼闊的國家了。

那麼，滿蒙民族對其週邊地區的影響主要有哪些呢？粗看起來，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

1. 政治制度

盡管今天滿蒙民族的能量沒有漢族大，但在歷史上他們的影響卻相當深遠。蒙古建立的四大汗國，其中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建立的欽察汗國在俄羅斯，俄國十二—十六世紀的歷史寫的就是蒙古如何統治，其間三、四百年，對後來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有過根本性的同化。

在伊朗和敘利亞建立的伊爾汗國，影響到波斯、阿拉伯以及遙遠的西方。今天的西方仍有許多關於蒙古的美好傳說。

建立在新疆的察合台汗國，極大地豐富了西域當地各民族的

政治制度，當時有一種類似蒙語方言的察合台語，十二—十六世紀的許多歷史現象是用這種語言記載下來的。新疆今天還有蒙古族自治州，許多蒙古族的風俗習慣在今天維、哈、柯等民族中深深扎根，「烏魯木齊」就是蒙語，意思是「美麗的牧場」。

至於烏蘭巴托附近的窩闊台汗國，那裡不僅產生了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且其政治制度影響內蒙和東北，也是顯而易見的。

元代變天下一體中的外制為內制、變四海為內地的制度到清代也延用。

清代滿族政治制度影響後來中國的也很多，比如深藏在人民潛在心理中的皇權意識和邊疆農墾兵團制以及優待邊陲少數民族等。說漢族同化了滿族，其實同化是雙向的，滿族也全方位大面積地影響了漢族，特別是在北京和東北地區，其影響處比比皆是。

2. 文化風俗

滿蒙和漢族之間相互學習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北京漢人的身材和性格只有純南方人才看得出來，在豪放、彪悍方面，也有點像滿蒙人。滿蒙的文化習俗影響北方的現象十分明顯。在說北京官話的五省市（北京、內蒙東部、遼寧大部、吉林、黑龍江）的廣大區域中，來源於滿族但已成為北方農村普通風俗習慣的例子如：

喜吃麵食、粘食，春吃豆麵卷兒，秋冬吃黃麵團子。喜抽旱煙，叨大煙袋。

結婚坐席，九個碟（涼菜）八個碗（熱菜）。

屋外修地煙筒，窗戶做成小格，窗戶紙糊在外，嬰兒「睡頭」，滿月後上「搖車」。

屋里設「萬」字炕，紅紫色大炕櫃，炕竿上只掛毛巾。

遠近客人都要送到大門外，招待客人時長輩陪客，晚輩伺候

，小孩輩不能上飯桌。

老年婦女綰發盤髻，姑娘蓄髮爲辮，婦女喜穿淺藍色大布衫（大褂），男人愛穿坎肩。

履行訂婚手續時在女方家吃飯，男方來人帶厚禮，男家舉行結婚典禮前一天要在女方家先舉行「聘姑娘」儀式。

此外，今天中國的一些歌舞、滿漢全席、旗袍服裝等，也是從蒙滿習俗中吸收進來的。

3. 語言文字

滿蒙語言文的借用的保留屬於一種微觀的影響，但一般人也不難看到。我們現在到北京和全國各地名勝古蹟處旅遊，在哪裡看不到滿蒙的文字呢！一些外國人和中國高層次的文人總要在滿蒙文字前停下來，不懂也要欣賞一下。北京故宮正殿用的音譯滿文，旁殿用的意譯滿文，都是我們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富，也給中國古老而深沉的文化帶來了豐富的內涵。

語言上，蒙語雖然統治中國不到一個世紀，但不少常用借詞已經深深扎根於現代漢語的基本詞彙中。例如：

歹：漢義是「壞」，現在「好歹」並列使用要比「好壞」多。

站：漢義是「停車停馬下人的地方」，漢語相應的固有詞「驛」被蒙語「站」詞所代替，它的本義仍保留在日本語的漢借詞中。

還有「蘑菇」、「哈巴（狗）」、「胡同」、「伍的一⑥」等。

滿語借進漢語的基本詞匯也很多。比如：

「羅嗦」、「禿魯」、「古魯」、「薩其瑪」、「妞」、「挺」、「划拉」、「磨蹭」、「苛刻」、「撒目」、「瑪呼」等。

漢語普通話中的滿漢融合詞也不少。比如：

「咋呼」、「衙署」、「庄屯」、「哨卡」、「笨笨拉拉」、「有一搭無一搭」、「公子哥」、「藏貓」、「咱們」、「壓馬路」、「達官」、「貓匿」等。其中帶「丨」號的詞或語素都是滿語。

至於存留在北京和東北地區漢語方言土語中的滿語成分就更多了。例如，管肉油變質了叫「哈拉」，管豬、羊腿骨節的小塊骨叫「嘎拉哈」、管切菜用具叫「包刀」等。這些詞還明顯地印記著滿語作爲阿爾泰語所具有的元音和諧律的痕跡。

滿洲蒙古吸收兄弟民族的政治和經濟、文化和語言，豐富了自己的精神文明，也不斷用自身的政治、文化和語言影響周邊民族和地區，經過和漢族等鄰近民族長期地接觸、優化和融合，形成了繁榮而璀璨的東北亞文化，他們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不僅過去、現在而且將來都應銘記在人們的心中。

附註

①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學全校東方文化課上的演講稿，講過兩次，均獲得較好反響。

② 「樂府卜題」說：「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齊言即北齊語言，實際是漢族語。

③ 引自趙杰《北方民族的心態融合與語言接觸》，《北大研究生學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④ 引文同上。

⑤ 關於蒙古族發源的部分，這裡參考並採用了蘇日巴達拉哈的《蒙古族族源新考》一書之說。

⑥ 「胡同」、「伍的」兩詞也可能來源滿語，學者說法不一。（作者任教於北京大學東語系）

中國錫伯族的教育史略——兼論雙語教育

蘇德善

錫伯族是我們中國多民族家庭中的一個成員。

錫伯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是鮮卑族的後裔，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人口雖少，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卻有鞏固的邊防、維護統一的大功績。

目前我國錫伯族有十八萬六千餘人，其中拾伍萬臺仟餘人，分佈在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和北京等省、自治區、市；近參萬伍千人在新疆，其中約二萬人聚居在伊犁地區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內，約壹萬伍千人散居在伊犁地區和塔城地區的各縣、市及奎屯市、石河子、克拉瑪依市、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烏魯木齊市等地。

教育事業，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興衰有直接的關係。重視了教育事業，民族、國家就要興旺、發達；輕視了教育，民族、國家就要衰落。所以，世界上的先進民族和國家都重視教育事業，就是這個道理。

追溯錫伯族的教育發展歷史，不能不追憶錫伯族在歷史上的境況。因為我們的祖國，有史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錫伯族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上都是與其他民族雜而同居的，基本上是處於大分散、小集中的情況，因此與其他民族是相互依存、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關係。教育方面同樣也是與其他民族休戚相關的。因此在錫伯族的教育史上形成了多種語文教學的現象。這種教育現象的形成：一是錫伯族的人口比較少，要想發展，還要向其他每個歷史階段上比較先進的民族學習；二是每個歷史階段上都由一個民族在國家生活上處於主體地位，因此需要學習主體民族的政治、文化、藝術，就要先學習該民族的語言文字

。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參與每個歷史階段上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藝術的等等，以便發揮自己民族在各個領域中的作用，所以在錫伯族的教育史上就形成了特殊的、引人矚目的雙語教育制度。

郭建忠同志在察布查爾錫伯文報上發表了「共同努力，開拓錫伯語文教育的新局面」（見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的報紙）的文章。該文談了學習錫伯語文的重大意義和今後教好、學好、用好錫伯語文的措施，並要求克服學習錫伯、漢雙種語文認為「負擔太重」的思想。

學習雙語「負擔太重」的看法，不儘在小學、中學的某些教員中存在，其他人員中也有類似的見解。其實，有這種認識的絕大部分人也是在雙語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如果這些人積極地回憶，總結自己所受雙語教育的經歷，就不難理解雙語教育在提高智力方面起過何等重大作用。著名作家王蒙說得好：「我總覺得語言也是一種藝術，一種音樂，是打開一種人心，一種文化的鑰匙。多學一種語言，等於多長了一雙眼睛、一對耳朵、一個舌頭和一副頭腦。」

現就錫伯族的整個教育概況、錫伯族究竟何時開始雙語教育？通過雙語教所取得的成就等問題，談一談我的拙見，如有錯漏，望予斧正。

在談及雙語教育之前，首先要弄清錫伯族在歷史上是否有過與目前新疆錫伯族所操持的語言不同的語言。或者新疆錫伯族當前操持的語言，就是錫伯族的固有語言？若先搞不清這個問題，就難對錫伯族的整個教育和雙語教育歷史啟齒。

第一、錫伯族歷次居住地的變遷

據歷史記載，錫伯族在明末清初，由科爾沁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貴族統轄。其實，錫伯族關於受蒙古貴族統轄的時間，可上溯至十三世紀初。當時蒙古族的偉大政治家、軍事家鐵木真統一了蒙古各部後，於一二〇六年鐵木真被尊稱為成吉思汗，登上大汗寶座，從東北呼倫貝爾草原到西北的阿爾泰山的廣漠地域，俱為成吉思汗所統治；到一二〇七年降服了鄰近葉尼塞河地域至東邊貝加爾湖之間的「林中百姓」。錫伯族的祖先「室韋」部也包括在「林中百姓」之中，因此錫伯族從一二〇七年開始被蒙古貴族統轄是比較確切的。後來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消滅了金朝，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消滅了南宋，建立了元朝。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推翻元朝，蒙古皇帝敗走漠北，在蒙古故地仍稱大元皇帝，繼了六代，實行了半個朝廷的權力，故歷史書籍將這個時代的蒙古政權稱為「北元」，明朝為防備蒙古貴族從新崛起，威脅中原，授予蒙古諸部貴族各種爵位尊號，進行籠絡。因此錫伯族在整個明朝仍為蒙古貴族所統轄。至一五九三（明萬曆二十一年）年，葉赫、哈達、烏拉、珠舍里、納殷、科爾沁蒙古、錫伯、瓜爾察等九部聯合，與努爾哈赤會戰，結果九部潰敗，這就是歷史上的「九部之戰」，這次戰爭後，因科爾沁蒙古還沒有歸附女真新興貴族，錫伯族仍受科爾沁蒙古管轄。

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登極稱汗，建立了後金國，建元天命。

科爾沁蒙古從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至天聰年代才歸附後金。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至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六年（一六四九年）前後，在編設科爾沁蒙古十旗時，將錫伯族也按其氏族編設佐領，分歸各旗，成為科爾沁蒙古八旗的一個組成部

分。

在科爾沁蒙古十旗中，「每旗設扎薩克一人，總理旗務，以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為擬陪」（摘自大清會典）。各旗下設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等職，協理旗務。錫伯人一般任參領、佐領、驍騎校等職。這些任職的錫伯人是懂蒙古語文的，否則怎麼能上通下達呢？

「九部之戰」後，錫伯族在科爾沁蒙古貴族統轄下，仍生活了一百年。清朝為其防務需要，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初，以「付銀」的方式，從科爾沁蒙古貴族那裡接納了錫伯、卦爾察、達斡爾等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八甲丁，共編八十四個牛錄，其中錫伯牛錄七十四個，卦爾察、達呼爾各五個牛錄。這些牛錄分屬滿洲鑲黃、正黃、正白上三旗，將披甲派駐防務重地齊齊哈爾、伯都納和吉林烏拉三城。

康熙帝在整頓東北八旗駐軍後，為加強瀋陽等地區的防務，從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至康熙四〇年（一七〇一年）的三年時間，將齊齊哈爾、伯都納和吉林烏拉的錫伯官兵及其家屬統統南遷至盛京、京師和山東德州等地。

從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征服「林中百姓」的時間）至一七〇一年（南遷瀋陽等地的時間）的四九四年中雖有過幾次的改朝換代，錫伯族一直居住在蒙古滿洲族的中間地帶，而較靠近蒙古部，就是在一一七〇一年南遷以後，被編入滿洲八旗的同時，仍有一部分錫伯人被編入蒙古八旗，例如：道光五年出生，官至副都統，任過提督、協領、城守尉的瀋陽錫伯人色普哲額，就是蒙古鑲黃旗旗民，在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隊伍中任過驍騎校。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從盛京所屬各城鎮抽出錫伯官兵一千多人，連同家眷西遷伊犁屯墾戍邊。

乾隆和嘉慶年間，駐防京師和盛京的八旗人口繁殖，生活拮据，故從錫伯官兵中抽出一部分人連同眷屬移返黑龍江和吉林兩省轉為農民，務農為生。

經過上述的幾次遷徙，錫伯族人口形成大分散、小集居的局面，目前分佈於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北京和新疆等省、自治區、市。因此形成內蒙的錫伯族通用蒙古語文；北京和東北三省的錫伯族通用漢語文；新疆的錫伯族通用錫伯語文，這樣就產生了錫伯族的固有語言是屬於蒙語族呢？還是屬於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的問題？

第二、錫伯族的固有語言與滿語的關係

對錫伯族受蒙古貴族近五個世紀統轄時期操持的語言，當前還沒有談及，但對歸清後的錫伯語言，存在分歧：有人認為，錫伯族歸清後，被滿族同化，失掉固有語言，而改用了滿語，但失掉的語言，究竟是什麼語言，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依據。

錫伯族在蒙古貴族的統轄下，與蒙古人雜居或以蒙古人為鄰約五個世紀，沒有失掉固有語言，而僅僅六十三年（從南遷的一七〇一年至西遷的一七六四年止）時間就失掉固有語言嗎？據記載，清朝初、中期在東北三省、蒙古地區及京師的軍營官兵中，都教授滿語文。不言而喻，不管那個朝代、那個國家、軍隊用語，都統一用「國語」。但清朝對不同民族的居民並沒有實行強迫同化政策。在一般情況下，語言方面的同化，被同化的民族在居中處於絕對少數時才被同化。如瀋陽市和遼寧義縣錫伯族聚居地區的村、鄉、鎮上滿族人口從來不占絕對多數。目前瀋陽市興隆台錫伯族民族鄉（鎮）有一三六九三人，其中錫伯族三三六九人，占總人口的二四·六%，漢族七三一五人，占三三·四%，朝鮮族二五五五人，一八·七%，滿族三八一人，占二·八%，其

餘為蒙、回等族七三人，占〇·四一%。該鎮有十六個村，滿族最多的村為興隆台村，滿族有八十八人，錫伯族五六二人；瀋陽市黃家錫伯族民族鄉共有一七一四〇人，其中錫伯族四二九〇人，佔總人口的二五%；漢族一一四八三人，占六七%；滿族一五〇六人，占七·六%；其他朝鮮、蒙、回等族七十五人，占〇·四%，該鄉有二十二個村，其中七個村的滿族人口比錫伯人多一點，其他村都是錫伯族人口多於滿族人口。當然不論是興隆台錫伯族民族鎮，還是黃家錫伯族民族鄉的各村，除個別村外，都是漢族人口占絕對優勢。解放前，這兩個民族鄉（鎮）居住的錫伯、漢、滿等三個民族的人口比例與當前不會有大的差距。

錫伯族南遷以前，瀋陽地區的肥沃富饒的土地，當然都屬原居民滿族所有。錫伯族南遷瀋陽地區後，雖然分別被編入滿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中，並沒有把錫伯族混在滿洲、蒙古居民中，而是另行安置在原無人煙的低窪地、丘陵地和從防務考慮安置在離城鎮較遠的外圍地帶。至於漢人清初雖有禁令不准漢人移居東北地區，但到清朝中葉以後已不能阻止漢人闖「關東」了，先去東北的漢人一般到自然條件好的地方落戶。清朝末期，民國以後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去東北的人更多了，條件好的地方人多了，不能容納了，人就湧向較貧瘠的人口稀少的地方。東北地區的錫伯族老人講：「民國後，年青人一講錫伯話，就被抓壯丁了。」舊社會有句俗語：「好鐵不打丁，好男不當兵」，做父母的怕兒子當兵，就不准講錫伯話；青年人也怕當兵，也就不講不學本族語言了，一九五六年筆者赴東北三省參觀時，曾聆教吉林省副省長關俊彥（錫伯族）同志的話：「在我二十九歲時，老年人還講錫伯話。」關俊彥誕辰已一〇三年，從今日計，在八十六年前即一九〇六年左右五〇歲（舊社會平均壽命短），以上的老年

人才講錫伯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的教育部門，普遍強調用「國語」施教，民族雜居地區，學校不設少數民族語文課，政府部門不使用少數民族文字，居民中漢族居民逐漸增多，政治上歧視少數民族，天長日久，講錫伯語的人越來越少，因此東北的錫伯族在辛亥革命前後逐漸失掉錫伯語是比較客觀的結論。所以我的意見是，東北錫伯族失掉語言的經過是錫語——漢語，沒有經過錫伯語——滿語——漢語，這樣的過程。這就是說，錫伯語和滿語基本相同，不存在誰同化誰的問題，只能是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對此清朝的滿文檔案可作證。如乾隆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盛京將軍恆泰等就視察官兵馬步箭、講滿語等況的奏摺中稱：「奴才恆泰到任盛京將軍職後，審閱了各司應辦的事項，奏報的堂呈，按慣例應匡正辦理的，奴才我逐項指示處理後，經巡視八旗的滿洲、蒙古、漢軍官兵馬步箭熟練程度，官兵馬步箭，屬水平不同，弓法可觀……對滿語，新滿洲、錫伯、蒙古官兵，通滿語的，稍通滿語的程度不一樣，但皆通滿語。舊滿洲、漢軍官兵中，有的會講滿語、懂滿語，根本不會說滿語，不懂滿語者仍眾。」又如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盛京將軍恆泰視察南路的奏疏中稱：「奴才恆泰敬奏：為奏聞恆泰巡視南邊諸城事：奴才今年七月十五日起程檢查蓋州、熊岳、復州、南錦州及旅順水師情況時……試其官兵滿語，錫伯人皆能通滿語。其餘雖比過去稍有長進，但不懂者仍居多數。」從這兩個奏摺中，我們看到了乾隆中朝後，滿族本身已失掉滿語，改用了漢語。有人講，錫伯族南遷瀋陽等地後，被滿族同化，失掉錫伯語，改用滿語。滿族自己失掉滿語的情況下，怎麼能從語言方面同化錫伯族呢？正因為錫伯語與滿語是同一語支的語言，所以「錫伯人皆通滿語」。錫伯人並沒有失掉與滿語基本

相同的錫伯語。一五八八年努爾哈赤當知道率領五百戶錫伯人自願來歸附的蘇完地方錫伯部落頭目索爾果及其子費英東會講滿語時，就說：「我與爾先祖同說。」天總八年（一六三四年）十二月皇太極對往征黑龍江地方的梅勒章京巴奇蘭、甲喇章京沙木什哈諭曰：「且此地人民語言與我國同，……。」一攻略時，宜語之曰：「爾之先世，皆我一國之人。如此諭之，彼有不翻然來歸乎……。」清朝皇帝的上述之言，是針對錫伯族及東北極北部地區某些部落的語言近似滿語而講的。這也是錫伯語和滿語原來就基本相同的佐證。

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錫伯族是古代鮮卑的後裔，同時與古代鮮卑族有關的鮮卑部落酋長的名字、鮮卑、興安嶺、拓跋鮮卑的先祖幽室「嘎仙洞」的「嘎仙」等十多個名詞，具為錫伯語！

一、鮮卑酋長傳至拓跋珪，三八三年，即代王位，改國號。三九八年，拓跋珪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號稱皇帝為魏道武帝，成為封建化的國家。在拓跋珪以前鮮卑拓跋氏酋長均未稱皇帝，雖然有了國家的雛型，但沒有什麼國家制度。如三三八年，即代王位的什翼犍，因什翼犍在以前在石勒都城襄國作質子十年，受漢文化影響，即位後，始設官職，分掌政務；始制法律，規定叛逆、殺人、姦盜等罪的刑罰；用漢人作長史、郎中令，才從此代國開始初步確定了國家的體制。因此從什翼犍統治時期為分界線，在什翼犍（包括什翼犍）以前鮮卑酋長的名字均為鮮卑語，絕大部分名字與現代錫伯語吻合，而且名字不帶姓。從拓跋珪開始才在名字前冠姓。新疆錫伯人在一九四〇年前名字前也不冠姓。

據魏收的魏書所記，拓跋部的酋長毛，曾組成三十六個部落

，其中包括九十九個氏族部落聯盟，毛被推選為大會長，這個毛，不是姓，是名字，錫伯語「mao」，是木的意思，因為大興安嶺茂密的森林，養育了鮮卑人，對森林有特別的感情，起名mao（木）是合乎情理的事。

還有鮮卑大人（酋長）檀石槐，錫伯語 tasha，是老虎。

鮮卑酋長軻比能，錫伯語 hebenge，是「同心」。

鮮卑拓跋部酋長詰汾，經歷「九難八阻」走出高山深谷，率部進入匈奴舊地遊牧，這個詰汾，是錫伯口語 zhawe，是抓著之意，可能在他之前生的兒子夭亡，生詰汾後就像漢族為兒子起「鎖住」名字一樣，起了「抓著」之名。

詰汾的兒子力微，錫伯口語 lewe，是熊。

力微長子沙漠汗，是錫伯口語 Samha，是痣。

力微少子祿官，錫伯語 luku，是「茂密」之意。

詰汾以前的酋長推寅，錫伯語 tuyin，是「顯示」之意；

詰汾的父親鄰，錫伯語 ling，是聰慧之意；

歷史上用漢文音譯少數民族名字時，一般都不太準確，因此將漢音譯的少數民族名還原少數民族語時，與漢字音譯有些出入，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說古代，在近代和現代歷史上，將少數民族語名字用漢字音譯時，與原名不大相符例子不少，如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八年在新疆南疆作亂的 jahangir hoja（加罕格爾霍嘉），漢字音譯為張格爾；如一八六五年在南疆作亂的 yakub bek（雅庫甫別克），漢字音譯為阿古柏，如不懂維語或者對歷史上的這兩個人不知道的話，不能還原為維語的原名。正如上述的兩個在新疆作亂的人物名字一樣，拓跋鮮卑酋長在接觸中原漢文化前起的名字：一不帶姓，二是本民族語，但漢譯的是音，但音譯不太準確，因此還原為鮮卑語——錫伯語時，必須熟通錫伯語

，才能找出名字的原音。

二、鮮卑是錫伯口語鮮卑（好、吉祥），因為鮮卑時代，還沒有文字，不可能形成書面語，漢文音譯的鮮卑名子也好，語言也好，都是根據口語記錄的。

興安嶺，錫伯口語為夏恩阿林（白山），漢字將 xia en alin 縮寫為「興安嶺」（xing an ling），將 xia en alin 快讀了也成「興安嶺」，與 xia en alin 相近。

「嘎仙洞」的「嘎仙」是「村莊」，「故鄉」之意。錫伯口語為：嘎深（zen），與鄂倫春語「嘎幸」音近；漢文將錫伯書面語「嘎善」的善字，用仙字來替代，有望文生義之意，北魏皇帝的先祖是在「嘎仙洞」發跡的，所以對北魏皇帝來說，他們的先祖是「神仙」，神仙居住的幽室，當然是「仙洞」了，因此歷史學家對「嘎善」的善字用近音之仙字來替代，既表音又主義，是具有一語雙關意義的。

上述的拓跋鮮卑大人酋長的名子、鮮卑、興安嶺、「嘎仙洞」的嘎仙等各詞，還原為鮮卑語——錫伯語，這些錫伯語名字、名稱，也與滿語相同，有人據此認為是滿語名稱，但興安嶺一帶並非滿族在歷史上活動的區域，滿族也從來沒有在興安嶺居住過。有些人認為錫伯族的固有語言與滿語不相同，那麼為什麼錫伯族的先祖鮮卑部落大人酋長的名字、鮮卑人活動的地名、山名等與新疆錫伯族目前所操持的語言吻合呢？是不是錫伯族從原居地地南遷瀋陽地區，學會滿語後，再給自己祖先活動過的地方、山嶺起的滿語名稱呢？我想，這是不想像的。

關於錫伯族固有語言與滿語基本相同的問題，在歷史文獻中得到了證實：「唐書室韋傳一稱：「其言語鞞鞞也。」《唐會要》室韋傳中也稱：「室韋語言同鞞鞞。」室韋就是錫伯的同音導

寫。隨唐時期的靺鞨就是今日滿族的祖先。《北史》稱：「室韋將酋長尊稱「莫弗」，是錫伯語—滿語的「瑪法」一語，意為「祖先」。後人寫的《西齋偶得》稱：「錫伯又名史伯，其語言近滿洲語言。」但以往在沒有掌握充足資料情況下，作出了錫伯族南遷瀋陽等地後，失掉固有語言，而改用滿語的結論。從此諸如書籍、論文等千篇一律，照描畫虎，以訛傳訛。因此有必要對錫伯族固有語言，還其本來面目。至於把錫伯族中流傳至今的家喻戶曉的兒童遊戲中的順口溜： aiman-zhandi, kurin-karin, yash-un fazhun, qiqike-qiwan, qul (見漢文「錫伯族簡史」)等復合詞誤認為古代鮮卑族的數字，又說，誰也說不出它是什麼意思。此說只能瞞過不懂錫伯語的讀者，只要懂錫伯語的人都可以解釋它的意思： aiman (部落) — zhandi, kurin (班) — karin (灣)，yashun (灶) — fazhun (糞塊)，qiqike (維) — qiwan (燕)，qul (脫掉，飛的意思)

錫伯語中這類復合詞還不少，僅舉幾例：

muchen (鍋) — hashan (鍋刷)，maz (瘋子) — taz (雀斑)，gada (疙瘩) — mada (疙瘩)，jinjir (弱) — janjir (小)，bira (河) — birgan (溪)，fen (粉) — fen (顏色)，muke (水) — xike (尿)，sogi (菜) — suiha (艾蒿)。類似押韻的復合詞，不僅在錫伯語中屢見不鮮，其他阿爾泰語系各民族中也普遍存在。

(一) 維吾爾語：kazan (鍋) — kunux (葦子)，kaga (碗) — kuga, bala (孩子) — waki, kural (武器) — yarak, yel-yemix (果類)，holwm (鄰居) — hoxna。

(二) 蒙古語：puduk (墨水) — muduk, aq (碗) — maq, hod (飯) — mod, qe (茶) — me。

(三) 哈薩克語：kigiz (氈子) — kegak, temer (鐵) — pemir, yagax (木) — jagax, kitap (書) — pitap, jede (襯衫) — peide, mal (貨物) — pal。

我認為錫伯族的固有語言，至今沒有失傳，新疆的錫伯族仍在操持，這就是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的錫伯語。在我國滿語支中與錫伯語並列的還有滿語和赫哲語。

錫伯語和滿語基本相同，但也有些不相同的詞彙。這些不相同的詞彙，有些與蒙古語相同，因達斡爾語七〇%與蒙古語相似，故錫伯語中凡與蒙古語相同的一定也與達斡爾語相同。蒙古族，在清朝時期，從滿語吸收了一些名詞術語；女真族政治家、軍事家努爾哈赤，命爾登尼等人，以蒙古呼杜木文為樣板，創製滿文前，用呼杜木文行使權力，發號施令，因此滿族也吸收了一些蒙語詞彙。錫伯語、蒙語、達斡爾語中相同的詞彙，還是不不少的，但由於詞尾格、形態變化不一樣，一般是不易覺察的。如：poro (牛犢)，golin (銅)，gentken (突然)，kal turgun (滑)等錫伯語與蒙古、達斡爾語相同，但與滿語不同。有些詞與達斡爾、蒙古、滿語均不相同，如：zhazem (缸)，yangsaku (鋤頭)，kurpu (橋)，onokhun (迷語)，kayide (有時)，unch-nen (梳子)，koyo (鋸子)，qiwan (燕)，dondokon (蝴蝶)，kuta (胃)等。

有人認為，錫伯語基本與滿語相同，還夾雜一些與蒙古語、達斡爾語相同的詞彙，後來新疆錫伯族又吸收了像bazar (市場)，kexlaw (冬季牧場)，kemez (酸馬奶)，pamidor (西紅柿)，koro (罐子)，mitir (公尺)等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語，就把錫伯語稱為「夾穀稗語」意見是用幾個民族語言摻合起來的「混合語言」。權且不談滿、錫伯、蒙古、達斡爾語中存在

相同詞彙的問題，就新疆屬突厥語族的維吾爾、烏孜別克、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等五個民族而言，只要學會其中一個民族的語言，就能與其他四個民族「通話」。維吾爾和烏孜別克語就像滿語、錫伯語一樣基本相同。我國赫哲語，也與滿語、錫伯語基本相同，但赫哲族也沒有把自己的語言稱為「夾穀稗語」，而作為滿語支的一個獨立語言。上述的新疆五個民族的語言，雖然相似或者基本相同，都沒有把各自的語言稱為「夾穀稗語」，這是其一。其二，蒙古語和達斡爾語相可的詞彙約有七〇%左右，但誰也沒有把蒙古語和達斡爾語稱作「夾穀稗語」，而各自為獨立的語言；從國際上講，越南話七〇%的基本詞彙，以漢語詞彙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但漢語和越南語，各自為獨立的語言，誰也沒有把自己的語言稱為「夾穀稗語」，因此把錫伯語稱為「夾穀稗語」是一種鄙視本族語言即自卑感的一種表現或者語言學知識淺薄所致。

需要補充的是，女真族傑出的政治、軍事家努爾哈赤於一六一六年建國，滿文是一五九九年創制的，到一六九三年科爾沁蒙古貴族將「錫伯族進獻」給清朝時，滿文出世已有九十六年的歷史了，此時正值「康雍乾盛世」的時期，滿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處在上升階段，故錫伯又吸收了滿族錫伯、滿語相同詞根創造的大量新詞術語，豐富了錫伯語，加之辛亥革命以後，滿族丟失了滿語文，完全改用了漢語文，因此發展錫伯語、滿語的重任責無旁貸的落在錫伯族人民，特別是錫伯族知識界的肩上，至到當前已創製了大量新詞術語，目前在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語文政策的光輝照耀下，錫伯語——滿語，緊跟歷史的步伐，更加發展了，更為豐富了，已成為錫伯族人民行使自治權力和交際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解決了錫伯族固有語言問題後，下面敘述一下

錫伯族的教育、雙語教育概況。

第三、受科爾沁蒙古貴族統轄時的錫伯族的教育及其成績
現行呼杜木蒙古人是成吉思汗命維吾爾人塔塔通阿於一二〇四年創制的，至今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肖夫先生執筆的《錫伯族簡史》中稱：「錫伯族從前使用呼杜文。」這是符合實際的記載。

錫伯族歸附後的第二年，亦即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黑龍江副都統卡特胡胡上呈齊齊哈爾都統馬齊的咨文中稱：「為俄羅斯使者的駝，馬之死事，上報理藩院咨文封套一件，為咨文蒙古路驛站人員之事，這裡無人會寫蒙古文，故現書為滿文，蓋好印章送來，聽那裡的懂蒙古文的錫伯人照滿文譯為蒙古文，送至蒙古路驛站，驛遞相傳。為此咨事。」（摘自黑龍江將軍衙門滿文檔案）。又在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元月二十七日黑龍江將軍沙布蘇咨文齊齊哈爾副都統馬布告稱：「為與俄羅斯使者一同派官員之事。和俄羅斯使者商議時，因使用蒙古譯員，請派精通蒙古語言的人員。經了解，我處無懂蒙古語的優秀人才，從貴處錫伯披甲中，挑選兩位精通蒙古語，能把我們的語言傳告他們，又能把他們的語言傳告我們的優秀人員，令其帶上兩個月的乾糧，與俄羅斯使者一同起程，前來會見此處派遣的使者」（摘自黑龍江將軍衙門的滿文檔案）。上述兩個咨文記載了很重要的事實。錫伯族在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歸附清朝後的第二、第三年，由錫伯人把滿文公文譯為蒙古文，還當了國際談判會議的譯員。這二件事證明如下三個問題：（1）錫伯族受科爾沁蒙古管轄時，其知識份子已學習、精通了蒙古語文，同時一部份錫伯人民還懂蒙語，如：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遜扎其牛泉的錫伯人，在一百年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仍講科爾沁蒙語；

(2)二個咨文中，只說從錫伯披甲中挑選精通蒙語文的錫伯人，沒有尋問錫伯人懂否滿語文，從這裡進一步證明，錫伯語和滿語本來就相同，無需再問錫伯人懂否滿語；(3)雖然錫伯語、滿語基本相同，但對滿文不可能學一至二年就精通，為達到滿、蒙語文的互譯水平，不經過三至五年的學習是不能達到兩種語文的互譯水平的，所以我認為，科爾沁蒙古在天命、天聰年代歸附後金後，從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至順治六年（一六四九）中，把科爾沁蒙古編為十族，並把錫伯族按氏族分佈情況編為牛衆，仍屬科爾沁蒙古管轄，故錫伯人最近從一六四九年開始學習與自己語言基本相同的滿語文，因此錫伯族歸附清朝（一六九二）後的第二、第三年就擔負了滿、蒙語文的互譯任務。當時蒙、滿兩個民族的知識份子什麼不能擔負蒙、滿兩種語文的互譯重任呢？我認為，蒙古人一定努力學習作為「國語」的滿語文，因滿、蒙語文差別很大，短期不能精通；滿族也為了籠絡受降蒙古諸部，一定也學蒙語文，但滿族學蒙語文的效果，也與蒙古人學滿語文的效果一樣不佳；因此滿、蒙語文的互譯任務無旁貸的落在錫伯族知識份子的肩上。這是古代錫伯族雙語教育中取得的偉大成績的體現，也是對多民族祖國的形成，鞏固邊防、建設邊疆的重大貢獻！

第四、錫伯族歸附清朝後至南遷以前的教育情況

一六九二年錫伯族正式歸附清朝後，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開始，錫伯族幼童在公立學校學習。

康熙三十三（一六九四）年，黑龍江將軍沙布蘇為在默爾根建立學校，教育新滿洲、錫伯等幼童上奏疏，吏部重新奏聞皇帝請旨後，康熙三十四（一六九五）年在默爾根地方成立了學校。當時有七十四個錫伯牛衆，每牛衆吸收一名幼童，最少有七十四名錫伯幼童就學。當時的學習內容為：教習書藝。所謂「教習書

藝」是「滿洲幼童，教習滿書、滿語。蒙古幼童，教習滿洲、蒙古書、滿洲、蒙古語……，並教習馬、步、箭一。」「馬、步、箭」是藝，而書即四書五經、策論等。錫伯族歸附清朝的初期即南遷以前，仍鄰蒙古或為蒙古雜而居住，因此一部份人同時學習了蒙、滿雙語文。錫伯人「有不少精通滿、蒙兩種語言文字，堪充滿、蒙文之翻譯者」。（摘自瀋陽錫伯族志一一五頁）

第五、南遷至盛京、京師後的教育概況

康熙三十八（一六九九）年至康熙四十（一七〇一）年的三年中，將齊齊哈爾、伯都納、吉林烏拉三城錫伯人南遷至盛京、京師等地。「康、雍、乾盛世」中，又以盛京為祖宗發祥之地，而於振興教育培養人才亟亟焉。於是學校蔚興，彬彬稱盛矣。

當時除普通儒學、社學、文學、書院之外，又有宗學及八旗官學之設。此外，還有私人捐款辦學的。據黃家錫伯族鄉《大孤家大關家譜書序》記載，關家自康熙二十八年遷入盛京，三世祖後遷居瀋北大孤家子，當時已「俗多誦讀」。錫伯族南遷瀋陽、京師後，被分別編入滿、蒙八旗中。因八旗辦有官學，被編入滿洲八旗的，其兒童上學學滿文；被編入蒙古八旗的，其兒童上學，按清政府規定，蒙旗官學同時學滿、蒙文。如：瀋陽市「關氏宗譜序」中稱：「於康熙三十八（一六九九）年將我爪爾佳氏（譯關姓）錫伯宗族，撥歸盛京鑲黃旗蒙古佐領下充差（摘自瀋陽錫伯族志）。被編入蒙古八旗的錫伯族的兒童，就上蒙古八旗辦的官學，學滿文的同時，也學蒙語文；還與蒙古人一起從軍，如：爪爾佳、色普哲額，世居瀋陽南關，清朝時官至副都統，在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隊伍中任過驍騎校之職，可以肯定，在蒙古隊伍中，有不少錫伯人從軍，也就是說，按清朝規定，軍隊中除習武外，還要學文，蒙古隊伍中，除學蒙文外，還教授作為「國語」

的滿語文，因此在蒙古八旗的錫伯人仍然接受了雙語教育。

錫伯人在清朝時，既然在軍、政、生產合一的八旗制度下生活，所以從軍的人是不少的。「聞得盛京駐兵一萬六千名，其中有錫伯兵四、五千……」（伊犁將軍明瑞奏摺）。到從軍年齡，當披甲，在八旗軍中接受軍訓外，還要學滿文，因此在八旗制度下生活的錫伯人，特別是男人受文化教育的機會較多。當時學習的內容：滿文十二字頭、語法、滿文的《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明賢記》、《五經四書》、《旗訓》之類。

錫伯人南遷盛京和京師等地以前，亦即在齊齊哈爾、伯都納和吉林烏拉等地時，雖未任高級職務，一般被委任佐領、驍騎校等職。康熙三十七（一六九八）年以錫伯等「宴中搶餅」為藉口，將所有錫伯官員「裁汰」（革職）。南遷以後，經過數十年的文官教育和軍隊教育，文化素質提高，懂禮節、講禮貌，因此情況逐漸變化。遷到盛京的錫伯人，後來因「於一切差使，均極奮勉」，漸漸為清政府重視和啓用。乾隆二十四（一七五九）年兆惠奏摺中稱：「錫伯人中已被任為二等大臣者，任用錫伯人當官員與滿洲一視同仁。」乾隆帝閱了兆惠的奏摺後下旨曰：「舊例不派任錫伯、卦爾察當官，後來將錫伯遷至盛京後，視其奮勉，有恩准任官者，現錫伯、卦爾察一切差役中都一樣地奮勉從公，因不能循舊例，要施恩一視同仁的任用。一因此到乾隆年間，錫伯人內「已有官至副都統，總管，一等侍衛者。」遷到京師的錫伯人初期只能在各牛彙當差，後來開始以錫伯人充當前鋒、護軍、並有了領催、護軍校、護軍參領、三等侍衛等職。

第六、西遷伊犁至解放前（一九四九年底止）的教育情況

乾隆二十九（一七六四）年一部分錫伯人西遷伊犁屯墾戍邊。於一七六六年組成了單獨的錫伯八旗，這是於一六九二年歸附

清朝，經歷七十四年後第一次組成的錫伯八旗，一改東北，北京的錫伯族在政治上、組織上隸屬滿、蒙八旗的地位，而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處於同等的地位。單獨成立錫伯八旗對錫伯族來說，是政治地位的重大改變，從此凡涉及到本族的重大事務時，不但有了自主權，還能直接奏聞朝廷。但住在東北和北京的錫伯族一直被編在滿、蒙八旗中，不說，錫伯族的切身利益，到清末連族名都消聲匿跡了。但西遷的錫伯族，已經具備了施展才能的環境，為發展民族經濟、文化教育、文學藝術事業具備了主、客觀條件，可謂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A，從乾隆三十一（一七六六）年至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的一百一十六年中錫伯族教育概況：

錫伯族西遷伊犁後的一百餘年中，主要任務有二，其一，建設家園，每個旗作為一個軍政、農、牧、學（清末增加商業）合一的組織。每個旗為一個村落，周圍修築城牆為防禦工事。牆高約二丈，頂寬二米左右，上有女兒牆，有垛口，以備兵燹。城牆周圍大小不一，有七八里左右。每個村落（旗）有居民二百五十至三百戶左右。開墾了亙古荒原，開渠引水，發展農、牧、林業生產；其二，修建和駐守卡倫，守衛台站。錫伯八旗共管轄派兵駐守十八處卡倫（哨所）；另外還派兵協助索倫八旗駐守輝發卡倫和空烏落卡倫；協助厄魯特蒙古八旗駐守沙喇雅斯添撒卡倫；還定期派兵換防守衛塔爾巴哈台（塔城）台站和喀什噶爾台站。大部精力用於建設家園，發展農、牧、林業生產，保衛邊界安全，防禦外來侵略方面。因此全民教育、學校教育還沒有來得及提到日程上，錫伯八旗完全處於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對外部世界，甚至對國內的情況也完全處於無知狀態。學校寥寥無幾。根據《新疆識略》卷四《伊犁城池解暑》記載：乾隆三十一年（一七

六六），伊犁將軍明瑞八旗隨營子弟不能家自爲學，故每期各設清書房一所。錫伯八旗總管檔房駐地今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六牛泉有一所書房，有教習二人，分習教學教弓，學滿文的四書五經。學生無定額，一般十六至二十四名不等，年終由伊犁將軍府派員考課考上者走上仕途。同時伊犁將軍府駐地——惠遠城有義學一所，只有幾名錫伯子弟就學。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伊犁將軍松筠以八旗子弟能讀書者甚多，就從各旗義學及八旗閒散童營中挑選聰慧者集中一起，選派滿、漢教師分習教讀，並宣講聖諭廣訓，派滿營協領等管理，這種學校叫敬業官學，伊犁僅有一所。當時錫伯八旗最多有五名錫伯子弟就讀。上述學校都是爲伊犁將軍府和各八旗培養一般文武官員的。同時錫伯八旗的各牛泉鄉有若干私塾，而且，清朝時，凡爲披甲者，除進行軍事技藝的教練外，還要教授滿語文。通過上述的教育措施，對當時掌握實爲國文的滿文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錫伯族中，也有用本族語言寫的文學和歷史作品，如一八二六年頤吉納創造的四十行詩，命名爲「頤吉納」詩，民間轉抄至今；清咸豐初錫伯營卡倫侍衛何耶爾·文克津寫的散文《輝番卡的來信》；一八八四年左右惠遠城義學畢業生，筆帖式費爾肯額、畫家巴圖善、統領隨從達西等，根據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的情節，創作了「三國之歌」，將「三國演義」的主要章回用詩歌形式予以描述。另如依據其牛泉爾喜薩滿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十一月整理了二冊「薩滿歌」，共一百二十頁，一千七百三十六行歌詩，這是至當前爲止，在全世界範圍中首次發現的用文字記載下來的系統的薩滿歌詞，爲全在界研究薩滿教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從這些可窺見錫伯族當時教育狀況的一斑。

當時錫伯族，有無雙語教育？西遷的錫伯族單獨組建了錫伯

八旗，旗中無異族雜居。凡公、私辦的學堂，以單一語文施教。但仍有一部份志士仁人學習掌握了二至三種民族語文。當時錫伯八旗單獨守衛十八處卡倫外，還協助索倫八旗和厄魯特八旗守衛二處卡倫並同滿、達斡爾、鄂溫克、察哈爾、厄魯特蒙古等一起換防守衛塔爾巴哈台台站和喀什噶爾台站。從乾隆三十一（一七六六）年至清朝末年，戍守塔爾巴哈台台站的兵最多爲一五〇〇人，其中錫伯兵二〇〇人，其他爲達斡爾、鄂溫克、滿、蒙古；從乾隆三十五（一七七〇）年至同治二（一八六四）年中戍守喀什噶爾台站的兵最多時爲七〇〇人，其中錫伯披甲一五〇人，其餘爲滿、蒙、達斡爾、鄂溫克披甲，滿兵駐喀什噶爾城內，其餘駐城外，如上所述軍營中教滿語文。在台站中，錫伯兵多與蒙古、達斡爾（達斡爾語與蒙古相似）過兵營生活，因此錫伯族又學會了蒙古語，加之卡倫、台站四周地區多爲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等民族，在公務、查訪民情、生活用品需求等方面，俱與上述各族百姓聯繫、來往、交涉、不學不懂地方諸民族的語言，對上述諸項事務的完成會造成困難，因此從工作出發，多數官兵都學會了蒙古、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族語言中的二至三種。如：爲平息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八年在南疆發生的，以分裂祖國統一的張格爾叛亂時，爲偵察張格爾叛匪蹤跡，均派錫伯族馬甲深入農牧區偵察情況。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十月初九日的揚威將軍長齡等奏派錫伯馬甲色布星額等偵察張逆行跡摺中稱：「……奴才等伏思，前後據報各情俱屬相符，其爲張格爾已在阿坦台、汰劣克處似覺可信……即派通回語（清朝時將新疆屬突厥語族的維吾爾、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塔爾等語通稱回語）之錫伯馬甲色布星額、沙精阿、布揚阿，烏魯木齊馬甲塔克伸布，綠營馬兵葉榮前往伊里斯滿底處，由

彼確探該逆近日實在情形。」又於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十月初七日揚威將軍長齡等奏錫伯馬甲色布星額等探報張逆行跡摺中稱：「……依據色布星額等稟報，馳抵伊里斯底愛曼，給與諭帖，並將給阿坦台等檄諭，令其差人送去。……復派色布星額等同往伊里斯滿底處，會同托依莫特、古子伯克等，糾合各部落人眾，設法誘拿，就近探詢，隨時稟報」。又如道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揚威將軍長齡等奏錫伯馬甲色布星額等探報張逆行跡摺中稱：「……近日據差探之錫伯馬甲色布星額等具報，張格爾於本月十七日帶領賊匪二百餘人，來至伊里斯底愛曼附近駐紮。」

根據上述三件奏摺，證明錫伯族西遷伊犁屯墾戍邊中，在鞏固祖國統一，粉碎分裂祖國統一的叛國分子的叛亂中，仍繼續發揮了多種語言才能。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八年防剿張逆時，清各路、各部軍隊近萬名，其中伊犁錫伯兵不超過八百名，其他各路、各部中找不出懂維吾爾、柯爾克孜語的人，唯從錫伯部中選出三名懂維吾爾、柯爾克孜語的人，深入維吾爾、柯爾克孜中探查到張逆行蹤，為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正月初一在喀爾鐵蓋山生擒張格爾匪首提供了可靠的消息。這是古代錫伯族抵禦外敵、維護祖國統一、鞏固邊防中，在語言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

還有一些有志人士自學了維吾爾和漢語文。咸豐年間錫伯八旗卡倫侍衛何耶爾·文克金寫的散文《輝番卡倫的來信》中用了維吾爾語「博士塘」（祿州），同時還敘述自學漢文的情景。何耶爾·文克金不僅精通錫伯、滿語，還懂漢、維吾爾、哈薩克語和蒙古語。我認為，錫伯人西遷伊犁後，至一八八二年前，雖然在私塾、八旗總管檔房清書房、惠遠義學和軍營中，只學了滿語文，但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尤其經濟、政治、生活上、生產上與各民族人民有了來往和聯繫，一部分錫伯人學會了蒙古、哈薩克

、維吾爾、柯爾克孜、烏孜別克等語言。例如：同治年間（一八六四年間）的變亂中，錫伯八旗與伊犁地區封建宗教上層分子的「蘇丹」政權，議定停戰條款時，錫伯八旗總管喀爾莽阿等官員是懂維吾爾語文的，否則怎麼能訂停戰和約呢？又如與喀爾莽阿同一牛泉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布唐阿，與維吾爾農民共同開渠引水，發展農業；布氏平時，與維吾爾農民來往密切，互相幫助，解決困難，他為窮苦的維吾爾農民無法按時交出公糧時，到老城代交公糧。在同治年間變亂中，反動宗教上層分子陰謀對錫伯族進行絕滅人寰的伊斯蘭「聖戰」一時，布唐阿的維吾爾族朋友托克魯克桑伯克伸張正義，對極端分子說：「錫伯人自耕自食，何罪之有？」絕大部分維吾爾族農民支持托克魯克桑伯克的正義行為，使極端分子的陰謀未能得逞。一八七一年沙俄占領伊犁地區後，布唐阿生計困難，受到維吾爾、蒙古人的接濟，在這種互助、「風雨同舟，榮辱共濟」的友誼中，語言是溝通情感的橋樑。

在一八八二年前，有些錫伯人出國學習了俄羅斯語文。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十二月初四伊犁將軍常庚等為委任富善等事奏摺中稱：「現接任署理索倫部領隊大臣阿祥呈文稱，接關於沙爾尕春空缺的牛泉佐領等職，望選任補缺的咨文後，奴才及刻將所屬部之應提升者，經一一考核，沙爾尕春空缺的索倫部正藍旗牛泉佐領之職，選中正黃旗防禦富善，精通滿、俄羅斯、維吾爾文，辦事老成練達，將此人擬正……」（軍機處奏摺檔案）此奏摺中的「夾片」介紹富善的情況：「……索倫部正黃旗藍翎頂戴、防禦富善，歷俸滿二十年。光緒八年。由署理軍務的廣東陸軍提督張堯處調往喀什噶爾行營任繙譯委官，繼而，調喀什噶爾貿易處任繙譯委官，為邊疆公務效力六年，於光緒九年由總理新疆軍務大臣、甘肅、新疆巡撫劉錦堂處，奏請保舉，先任驍騎

校效力，嘗予藍翎頂子，於新疆邊防事務中效力，陝西、甘肅總督楊常俊處，於十八年奏請保舉，任爲驍騎校，補用防禦。光緒二十年返故里。在本旗從公。二十三年任爲驍騎校，二十五年任爲防禦。四十歲，錫伯，姓安佳，步騎射相等。」據此奏摺，一八六五年用犁地區成立「蘇丹」政權時，富善是年六歲，在一八六六年上半年當索倫八旗被圍時，與父母一同冲破包圍圈赴俄國版圖過活，上俄羅斯學校學俄語文、新的文化知識。富善於一八八〇年，二十歲左右回國，開始在塔城地區從公。從事過漢、滿、維吾爾、俄羅斯多種語文的翻譯工作，這是錫伯人學俄語的首次文字記載。新疆錫伯族最近在一八六六年已開始學習俄羅斯語文，接受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智識。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六年的歷史。同富善一同赴俄者，還有後來官職塔城參贊大臣的扎據富阿，與富善一同回國後，也處理過與俄的涉外事務。同時也證明，錫伯族從一八六六年已開始接觸了和學習了俄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教育，即「新學」。同治年間的變亂，導致了人口往俄國流動的局面，錫伯人民在異國他鄉，擴大了眼界，客觀上起了國爲國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交流，這是對戰爭造成損失的補償，也是叛亂者意想不到的和不願看到的，被他們打散的人們，在離鄉背井，遠走高飛中接觸了進步的文化教育，進步思想，反而走在他們的前頭；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出現了鬆動，爲錫伯人以後有更多的人赴俄留學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B、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九年底止的六十七年中的教育概況：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三月二十一日，金順將軍率師抵伊犁，從沙俄手裡收復了伊犁地區。清帝諭旨補發同治年間變亂七年和沙俄占領十年時間所欠各部、營八旗官兵的餉銀。錫伯八旗總

管色布喜賢，了解到所補餉銀數額很大，就上書金將軍要求撥款辦學，金將軍核准，從伊犁將軍府國庫中每月撥十六兩白銀做錫伯八旗的教育經費，從此錫伯八旗的每個旗（牛泉）均設一所公辦義學，吸收錫伯族兒童學習文化知識，其教員爲總管檔房清書房和惠遠城義學畢業生。當時文學的課程是第一年滿文十二字頭和簡單的語法；第二第三年開始學習八旗戒訓、滿文的詩經、三字經、千字文和五經四書。

常庚將軍來伊犁任職時，色布喜賢總管於一八九〇年後署理索倫八旗領隊大臣，他與惠遠城官倉的徐老總（漢族）商議，從官倉辦事人員中聘請三名漢人當教員，從錫伯、索倫兩個八旗的各牛泉鄉義學中挑選近六十名精通滿語文的學生，集中在惠遠城官倉內專門教授漢語文，用二至三年時間，培養了一批雙語師資，接著又在錫伯八旗杜衣其牛泉鄉，寧古其牛泉鄉挑選精通滿語文的百餘名學生就地集中學漢語文。從一八九三年以後，在錫伯八旗，索倫八旗和新滿營的各個牛泉鄉學習滿、漢雙語教育普遍開展。

一九〇一年色布喜賢被正式任命爲錫伯八旗領隊大臣後，爲了進一步提高雙語教學的水平，又在惠遠城的領隊大臣衙門裡開辦了學校，從各牛泉鄉義學中挑落成績突出的六十餘名錫伯子弟，專門教授漢語文。上述的學校當時教授滿、漢對照的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和五經四書，這些學校的大部分畢業生補充了錫伯八旗、索倫八旗和新滿營等三個八旗義校的雙語教育所需的師資。

伊犁地區常有涉俄事務和與俄國通商貿易往來事項，爲這一方面培養一批外語人才，色布喜賢與索倫八旗領隊大臣志銳、總管富善商男，奏請伊犁將軍馬亮批准，從錫伯、索倫、新滿營義

學和公務人員中挑選精通滿、漢語文的關清廉、烏扎拉·薩拉春等十一人，於一九〇三年由富善總管親自送去俄國阿拉木圖市公費留學。那時，錫伯人多不願自己子女遠離家鄉去俄國留學，富善就帶頭把長子崇恩送俄留學。其中關清廉學習成績優良，名列前茅，俄國政府授予金質獎章，免費周遊了高加索風景區。他們於一九一四年前後畢業回國，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光緒二十八（一九〇二）年伊犁惠遠城成立了武備學堂，由日本人原應東任監督，先後有幾百名錫伯、達斡爾、滿（均為雙語義校畢業生）、蒙古等族青年學科學文化知識和軍事本領。武備學堂，被伊犁府最後一任將軍志銳於一九一一年底關閉。從武備學堂畢業的大部分錫伯、達斡爾青年沒有從軍，而在錫伯、索倫、新滿營義學中任教。

錫伯八旗各牛彙鄉的公糧，原來均交到三、四十公里遠的惠遠城官倉，在渡伊犁河時，經常發生人糧、役畜俱落入伊犁河的事故。於是色布喜賢領隊大臣奏請伊犁將軍允准，於一九〇四年在錫伯八旗各牛彙鄉俱建一官倉，農民就地交公糧，各牛彙檔房也有了一些處理權，從中撥出一部分用牛彙鄉義校的經費。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三月初一，色布喜賢逝世，享年六十歲。他從光緒七年升任錫伯八旗總管至逝世為止的二十六年中，時時都關心錫伯族教育事業的發展，並在一百餘年前就認識到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重要性，在少數民族學校教學中實施了民、漢雙語教育方案，並在當時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色布喜賢領隊大臣在發展錫伯族教育事業上的又一重大措施是派出學生赴俄國學習，這對於改革全新疆的舊教育制度，辦新

學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錫伯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孫中山先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和留俄生前後回國後，他們也將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文化科學知識，用以改造舊的教育制度為目標，由常廣齋、壽林（上述二人為武備學堂畢業生）、博肖昌、佟金阿、木金阿、元保春、公普、關清廉（留俄生）、通寶、春肖峰、木特善等人發起，於民國三年（一九一三）在伊寧市成立了「尙學會」，博肖昌任會長。緊接著在今察布查爾的兀朱其牛彙鄉，依拉其牛彙鄉建立了分會，會員有七十多人。肖發成、烏扎拉·薩拉春（留俄生）任正副會長，佟金阿選為管理員，木金阿為幹事。在「尙學會」屬下成立「色公」（以色布喜賢之名命名）學校。為籌措辦校經費，在群眾中進行了募捐。群眾共捐獻小麥一千畝（一畝為四十公斤），銀數千兩。該校建在兀朱其牛彙鄉和依拉其牛彙鄉交界處，於一九一四年從二個牛彙鄉招生一班學生。當時校舍未建好，佟金阿主動騰出自己幾間房屋作臨時教室和辦公室。半年後用群眾捐資建成四間教室、辦公室，師生遷入新室，補招學生近百人，設三個班。聘請涅車春、關清廉等當教員。教室設黑板、講台，桌椅齊全，一改舊學堂席地而坐的習慣。當教員的，均受過雙語或三種語文的教。因從內地訂購的新課本未及時郵寄來，仍暫時教舊學。一、二年級教滿文字母、十二字頭和語法、藝術。三年級開始教滿、漢對照的孝悌、聖訓、三字經、四書五經和俄文、藝術。一年後，收到內地寄至的課本，就改教「新學」。從三年級開始教漢語文，漢語文由任課老師，譯為滿語文，同時講解漢、滿文的意義

。理科的漢文課本，也由任課老師，譯為錫伯語講解，並設滿文語法、錫伯語寫作課和俄文等課程。各年級每天還有二個小時的體育課，注意了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於一九一四年覺洛·德全等二批三人自費到俄國阿拉木圖留學。他們於一九一八回國。

在「尙學會」和「色公」學校的影響下，錫伯八旗堆衣其牛泉鄉的有志之士，於一九一五年商議成立了「興學會」，群眾捐一千兩白銀，五、六百畝小麥，將牛泉檔房的幾間空房稍加修繕做了教室和辦公室，成立了學校。為紀念曾任索倫八旗領隊大臣的西吉爾渾把學校命名為「西公」學校。托克善、噶金為教員，達哈春當管理員，歐歌為事務長。夏爾達（武備學堂畢業生）為校長。學生有百餘名，其中第一次破天荒地的招收廿名女生，這是西遷後，錫伯族女孩子步入學校大門，學習文化知識的開始。

「西公」學校一開始就採用了漢文「新學」課本。視學生原文化水平、年齡構成，分三個層次施教。甲班：漢文課安排的較多，有漢語文、藝術、繪畫、歌咏和滿文寫作課，自然、常識等課本均採用漢文課本。教授中，不僅講解漢文的意義，還要譯為錫伯語，這樣學生既學習了漢文，又學得了錫、漢對譯的本領。乙班：滿語文、漢語文，從第一冊施教；丙班：滿語文即滿文字母，十二字頭、藝術、繪畫、歌咏。體育有軍訓、柔軟體操、單雙槓（當時教員中有武備學堂畢業生，故設上述軍訓等課，到一九四五年後小學校就沒有軍訓課了）。每星期六到野外進行軍事演習。「色公」、「西公」學校都把漢文課本，由任課教員講解漢文原意後，把課文（漢語、地理、歷史、自然、常識）譯為錫

伯語，並把每一課的生詞用滿、漢文寫在黑板上，叫學生筆錄。把雙語教育滲透到所有課程中，所以當時小學校學生經六年學習，滿、漢文程度，比翼齊飛，已達相當水平。「西公」學校越辦越好，用「興學會」的經費，選送優等生金日仁到烏魯木齊廣仁學校學，在寧古其牛泉成立「高等學堂」後，有達春太、伊克通河、中秀、英順、錫拉春升入「高等學堂」學習，還有西布善、巴拉木拜、管興才（詩人）當了公務員。後來「興學會」又資助達春太去烏魯木齊深造；「高業學堂」畢業生英順、錫拉里春、魯春（仍健在，已離休），且「西公」學校任教。

當時「色公」、「西公」兩校，在「尙學會」、「興學會」的領導下，學校教職工除自己剪辮子外，還動員學生剪辮子，理為光頭。學生家長來學校質問校長、老師為啥動員學生剪辮子，校長、教員耐心的開導說明剪辮子的好處，家長也心服口服了，教員不但教書，還注意育人，給學生講國際時事、辛亥革命的意義以及世界各國進步科學文化，講這些道理時，與清朝的腐敗政治對比著講，因而學生覺悟迅速提高，好多學生寫了反封建專制的文章和詩詞。「西公」學校有個學生名叫尤月亭寫了一篇文章，貼到牆上，大意是：辦牛泉公事的人要德才兼備，要選能為民眾辦事的人，才能搞好社會事業。四牛泉佐領錫拉春看到這個文章後，火冒三丈，立刻跑來學校，要學校，仍給學生教孝經、聖訓、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五經四書等舊書。校長和教員們，與佐領心平氣和地講道理，說明舊書不能再教的理由，佐領無奈，但他仍不死心，把「興學會」會員都傳到牛泉檔房，命令恢復舊學，會員們仍然講二十世紀的國內外時事，世界科學文化進

步情況，進一步說舊書不能教的道理。佐領聽後目瞪口呆，無言以答。最後錫拉春佐領又施一計，召集全牛彖的老人，講了一通族宗之禮教不能變的道理，老年人多數也和佐領一樣守舊，同時僞于佐領的權威，就同意了佐領的意見。錫拉春佐領有了群眾基礎後，就以牛彖檔房的名義，發出命令：「學校不能教『新學』，仍教『舊書』；要遵重錫伯人的風俗習慣，剪辮子，招女生都違背錫伯人的風俗，如繼續違反，就要治罪，直致停辦學校。」在這種威脅下，家裡有老人的興學會會員，僞於家長的權威，不敢參加興學會活動，開始打退堂鼓。為此，興學會領導主持召集大部分會員和「西公」學校的教職工聯合會議，選出夏爾達、明善、托克善等三人，赴惠遠城，會見了伊犁鎮守使楊飛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匯報了佐領不讓教「新學」的情況，楊聽後大加贊揚了堅持教「新學」的青年們，並當及傳來錫伯營領隊大臣富爾固倫了解情況。富答：「錫伯人從古形成的風俗一時難改，這些年輕人（指數員）不服官員管教，恣意行事，民眾不滿他們辦的事，故錫拉春佐領出面制止的，不是我指示的」等，楊聽後，又把現代國家進步的狀況等講了一番，當即以鎮守使名義書寫了公文，把堆依其牛彖的「西公」學校作為民辦公助的學校，決定學校經費一半由牛彖檔房供應，一半由「興學會」募捐中解決。楊飛霞又向富爾固倫交代其他牛彖都成立同樣一所學校教新學。富爾固倫領隊大臣一一答應照辦。楊飛霞又以鎮守使的名義，寫了委任狀，加蓋了鎮守使大印、夏爾達被任為校長，托克善、噶金任為教員，明善、正里善任為勤學員。教職員工和興學會會員辦新學得到伊犁鎮守使的支持後，很受鼓舞，積極性更加高漲

，利用七天左右夜晚召開會員和教職工會議，討論進一步辦好學校的措施，又增修了幾間教室，增招了學生，照常教新學，錫拉春佐領無奈，只得照上級命令供應學校的經費。

「尙學會」、「興學會」和「色公」、「西公」學校成立的時候，正值沙俄搞鴉片輸出，使部分錫伯人種植鴉片和染上吸食鴉片煙惡習的時候，有些人懶惰不勤生產勞動，出現了田園荒蕪，院牆破落不堪的衰退狀況；有些人游手好閒，不能自拔，坐吃山空，一貧如洗，甚至賣兒賣女。當時一些憂國憂民的熱血知識份子目觸這些慘景，認為再不予教育挽救，一個民族就要衰落下去，尙學會會員編了「規勸游閒者」之歌，歌詞大意：「勸導街上的同胞，快快來上學啊！與其混日子，游玩於街頭，倒不如上學求知識，學問是立身之本……。」「西公」學校校長夏爾達在「一道《勤學歌》中這樣寫道：

一、
父親在外受辛苦，母親在家更忙碌；
哥哥種田汗澆苗，姐姐縫衣備寒暑。

二、
先生教書費心血，朋友也為你焦急；
我們要是不勤學，心裡怎能對得起。

三、
莫說自己低賤身，天下諸事怕志氣；
聖人君子也是人，我們憑啥走下梯！
「尙學會」分會會長烏扎拉·薩拉春編了「拒毒歌」，感人肺腑的唱道：

一寸高的鬼燈，毀掉了萬兩家產。

一尺長的魔棍，把一條一丈硬漢打翻。

紅光滿面的阿哥喇，斷魂落魄，化爲廢物。

清秀美麗的妹妹喇，面黃肌瘦，不省人事。

家破人亡已夠悲慘，亡親滅族也在眼前，

兄弟們呀！姐妹們啊！別再吸食鴉片煙！

烏扎拉·薩拉春又編了一首：「戒煙歌」詞中規勸道：鴉片是腐

蝕劑，千萬不能吸，不管是誰，如誤吸了鴉片煙，就要墮落、頹廢！

尙學會會員還集體創作了「郭歧三」等話劇。郭歧山的主要內容是：父母留給郭歧三的財產很多，自他染上了吸食大煙的惡習後，整天游手好閒，不務正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坐吃山空，沒有幾年功夫，就把父母留給的財產，全部揮霍完，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卷曲在鴉片燈邊死掉了。當時由「色公」學校的教員當導演，稍大的學生當演員，排練後，公演給民眾觀看，在農村文化生活非常貧乏之際，當首次看到話劇時，而且實際生活中確實存在像郭歧三這類的人，因此群眾議論紛紛，認爲吸大煙的人再不戒掉，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一些大煙鬼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感到再不戒煙，不但生命有危險，而且也無臉見人，故有些人戒掉了吸食鴉片的惡習，改邪歸正，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夏爾達校長還寫了「國恥之歌」，揭露沙俄、英、法、德、日等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瓜分我領土之罪行，最後規勸道：「大家快來入校門，發奮勤學求上進，學好本領救祖國，以雪國恥爲重任」。爲使學生更好地學習、長知識，「西公」學校決定將年

齡稍大的學生在學校住宿，從中挑選了一些學生組織了文藝小隊，就上述幾首詩歌配上樂譜，並以創造的話劇腳本，進行教唱和排練；有的歌，如「戒煙歌」，還教民眾唱，文藝隊排練的節目，不但給學生演唱，還利用節假日和晚上時間給民眾公演，因而家長更認識到上學求知識的好處，群眾也受到了吸食鴉片有壞處和戒掉鴉片有好處的教育，因而使教育更好地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並服務於社會，爲改掉社會上的歪風邪氣起到了促進作用。

「興學會」和「尙學會」還互相聯繫，互通信息，經常互相交流辦學和向民眾進行啓蒙教育的經驗；「色公」、「西公」兩校還在水草豐美、林木茂盛的依拉其牛泉的水磨溝搞節目公演；兩校還合辦運動會，這些在舊式學堂都是沒有過的新鮮事，極大地豐富了鄉村民眾的文化生活，喚醒了民眾的覺悟。

至一九一七年西公學校越辦越好。「興學會」會員積極參與辦學外，還在群眾中宣傳移風易俗的意義，宣傳吸食鴉片的害處，鼓勵吸食毒品者禁戒，還紛紛揭發舊官僚壓榨剝削民眾的行爲。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天大旱，莊稼收成不好，糧價暴漲，鄉間窮人缺糧嚴重，小麥一畝漲至十兩銀，高粱、包穀一畝也漲至六兩。在一九一八年春的青黃不接時節，堆依其牛泉佐領管倉領催相勾結，半夜從倉內拉出一馬車小麥時，碰上從學校返家的夏爾達校長、興學會會員納衣勒額，他們就硬把裝小麥的車拉進校院內停放。第二天傳來全牛泉男女老少，夏爾達把經過講了一遍，並把佐領盤剝鄉民的事實予以揭露，當時群情激昂，要佐領下台。事後，告至伊犁鎮守使楊飛霞。富爾固倫領隊大臣動員鄉

民寫了保佐領的狀況，爲佐領說好話，還說民眾不應干涉政府的公事。楊飛霞講：「國家應實行民主，每個人都有關心政事之責任，尤其對貪官污吏，民眾有責任追究」等，說得富爾固倫大臣無言以答，爲了解決夏爾達和佐領之間矛盾，採取了折中辦法：調動夏爾達的工作，換任色公學校校長，任噶額爲「西公」學校校長。決定叫佐領在鄉民大會上認錯，後佐領在鄉民和興學會會員大會上作檢討，答應「西公」學校的全部經費由牛泉檔房負擔。立即從官倉中撥出小麥一百畝和幾百畝青稞，借給鄉民，以便度荒。

「西公」學校至一九四四年在校學生達三〇〇名，三區革命後在校學生超過三〇〇名，當然這是後話。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十多年中，楊增新、金樹仁統治新疆時期，實行愚民政策，進行新聞查禁，除楊增新特許外，一律不准關內的報紙投遞，自己也不辦報。當時烏魯木齊只有一所爲官僚子弟辦的廣仁學校，教授「舊學」。楊增新說：「中國不論何項學堂，都含有流氓性質，一言以蔽之曰：要升官發財。」又說：「士生今日，不土不農，不工不商，皆欲於政界中求生活，學堂畢業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競爭之風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亂，必由於此。」、「今日之同患難，共死生者，當求下愚。」（上述摘自楊增新的《補過齋日記》）故楊增新統治新疆時期根本不辦學校，尤其不提倡辦「新學」。爲了培養忠於自己政權的幹部，籠絡牧區上層人士，於一九二〇年辦了一所蒙哈學校；爲了應付對蘇外交、商業往來需要，辦了一所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新疆大學的前身）。金樹仁時期，爲了鎮壓各地

的反政府的農民起義，擴軍備戰，爲了一所軍官學校。爲了解決省府官員的子弟教育問題，在烏魯木齊又增辦了一所中學和女子小學校；烏魯木齊附近漢族較多的縣城辦了小學校；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廣大農業區，政府不提倡辦「新學」，這是一，其二，群眾無辦「新學」的要求，只把禮拜寺作爲教育場所，當然在清真寺內辦的學堂主要教授「可蘭經」，此外還教一些文化知識。遊牧民族連來院學堂教育也談不上，只有一些上層人士辦的私塾，教授自己兒童學文化，因此廣大牧區教育基本上處於空白點。

但錫伯族的情況，不僅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不一樣，與漢族的狀況也不儘相同。錫伯族至到一九三七年還生活在八旗制度下，對錫伯族的內部事務，省府一般不加干涉和過問，只要不對抗省方，就任其錫伯八旗領隊大臣、總管處理內部事務，當時內部的一些重大事務，需要報告上級的，只需通過伊犁將軍府（後改爲鎮守使）就行了。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至一九三三年的「四、一二」政變（盛世才奪取政權之日），伊犁地區、塔城地區除錫伯八旗、索倫（達呼爾）八旗、惠遠城、水定等地錫伯、達幹爾、漢和伊寧市俄羅斯、塔塔爾族辦的新式學校及南疆玉山經辦的新式學校外，則無其他新式學校，其中只有錫伯、索倫二個八旗的學校，惠遠城錫伯族和察布查爾寧古其牛泉的高等學堂貫徹錫、漢雙語教育方針。

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錫伯八旗領隊大臣富爾固倫和總管、各牛泉章京等商定，在總管檔房所在地寧古其牛泉（鑲紅旗）鄉，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了商業學堂。校長爲：涅車春，田靈富善、柏林（詩人、惠遠城義學畢業生）、魏吉柯等任教，總管檔房派

舒凌保爲監督。開始，收四十名學生，後擴大招生至一百二十名。實施滿、漢雙語教育，貫徹「新學」方針。辦「高等學堂」沒有靠上邊的恩慈，也沒有經過省方的批准，完全靠錫伯八旗內部各方的資助下辦理起來的，學生口糧從官倉供應；菜金由總管檔房支付；教職工薪水及其他雜費由錫伯八旗辦的公益當舖（專營商業、加工業）負擔。至此各牛泉鄉義學、「色公」、「西公」學校的一切費用，由原來的民辦公助統一由本鄉牛泉檔房承擔。

高等學堂建立後，過了兩年用滿、漢兩種文字出了校刊，促進了錫伯族文化生活的發展。縣府於一九四〇年遷至依拉其牛泉後，高等學堂也隨遷，與兀朱其牛泉中心學校合併，將高等學堂餘下的學生單獨編爲一個特別班。高等學堂從一九一七年至四〇年的長達二十三年之久，共培養六〇〇多名學生。高等學堂，爲發展錫伯族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現在六十八、六十九歲以上的錫伯族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都在高等學堂學習過。如作家郭基南，曾任中央民族出版社社長得林，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第一任縣長沙陀等。同時，高等學堂學生廣祿和白守之兩人一九一九年赴北京，廣祿前在北京郎家胡同第一中學（一年），後在外交部辦：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學習五年；白守之，在軍事學校學習。一九二三年高等學堂畢業生莫爾托里、班吉春、慶貴等考入烏魯木齊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學習。

一九二七年高等學堂畢業生保春、圖奇春等十九人自費赴蘇聯阿拉木圖留學。

一八九八年從惠遠城新滿營八旗兵民中，挑選六十戶，三百多兵民到特古斯塔柳（鞏留縣）定居屯田，稱錫伯營，至一九〇

一年搬遷增到二五〇戶，一千二百多人口，大約三十年當中，他們主要是建設家園，挖渠引水，開墾荒地，發展農牧業生產，但富有人家，聘請教師，在家裡向自己子女教授滿文。至到一九三一年在鞏留縣大營盤成立錫伯族小學校，設三個班，近百名學生，當時，部羅勒、昌福獻私房八間辦學。一九三四年各族群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東街建了新校址，稱「三民」（即錫伯、漢、回三個民族）小學校，逐漸發展爲六個班，有近二百四十名學生，其中錫伯學生有八十名，該校一九四四年底解散。在此期間有：慶貴、富英、何久林、何英山等錫伯族知識分子任教。

在尼勒克縣哈拉蘇聚居的近八十戶錫伯族於一九三九年在村長覺洛·德全的帶頭下，大家出資出勞力，蓋了有天棚地板的三間窗明几淨的教室和辦公室，招收六十多名學生，成立一所學校，設貳個班，當年秋季開學，二年級開始教漢文，該校一九四四年秋關閉。該校開始經費由村公所和群眾負擔，一九四一年才納入縣府的財政預算中。由慶貴、周東阿、納勒阿等人前後當過教員。

一九三三年「四、一二」政變後，盛世才掌握新疆政權，在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的幫助下，實行了「反帝、新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等六大政策，提供發展各民族的教育，蘇派來了俄羅斯、哈薩克、蒙古等專家；中國共產黨也派來了幹部，幫助維吾爾和從來沒有辦學校的哈薩克、蒙古等遊牧民族辦新式學校，和幫助辦好新疆學院等在烏魯木齊的各學校。

一九三七年錫伯八旗、索倫八旗制爲郡縣制所替代，開始將錫伯八旗改爲政治局，一九三八年稱爲河南縣，後改爲寧西縣。

至此，商業學堂及各牛彙義學，「色公」和「西公」諸學校，均改爲公立學校，其經費納入縣政府財政預算，由政府統一管理開支。

一九三七年伊寧市成立民族中學。開始沒有設錫伯生班。當時在烏魯木齊的錫伯族政界人士通寶、伊敏政（留蘇生）等商議，成立了「新疆省錫伯、索倫、滿洲文化促進會」，並在伊寧市和今察布查爾的依拉其牛彙鄉、兀朱其牛彙迄立了分會。在該會的建議下，伊寧市民族中學於一九四〇年招收錫伯學生，設二個班，首任教員爲得林，仍實施滿、漢雙語文教育，到一九四四年秋，有近百名學生畢業，大部參加了社會工作。

高等學堂畢業生中，一部分返回各牛彙鄉學校當教員的。從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公費，自費赴蘇聯阿拉木圖、塔什干等地留學的四十名中，大約有近三十人是從高等學堂畢業的。其中廣祿任駐蘇塔什干總領事時，其子女及親屬子女就有八名留學蘇聯。上述四十名留蘇生中有女生九人。這些留蘇生，大都於一九三六年—四〇年前後回國參加工作。

高等學堂畢業生從一九三四年開始有不少人考入烏魯木齊的各種專業學校，至一九三七年增至七十餘人。據記載，一九三九年九月，錫伯族學生一次考上省立中學、師範、女子高中、新疆學院的就達一五〇餘人，占當時錫伯族人口的一·五%。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每年還有約二十名學生考入烏魯木齊的各類學校。

一九四〇年九月今塔城市哈爾哈巴克一地的錫伯族成立了小學校，三個班，近百名學生，哈政國、郭崑崙任教。

到一九四四年新疆錫伯族聚居區（包括察布查爾、鞏留縣、老霍爾果斯縣、哈爾哈巴克鄉等地）的錫伯族小學校已增至十三所，其中：中心學校五所，一般小學校八所，學生約一七〇〇名，從這裡足見那時錫伯族教育業已相當發展。

錫族實施雙語教育方針，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本族的教育事業，而且還推動了新疆其他少數民族的教育。伊寧市五族中學（又稱民族中學）中，舒慕同在俄羅斯班任教，上漢文、中國地理、中國歷史、政治等課；崇志在維吾爾、哈薩克學生班上繪畫課。現屬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博樂市的蒙古族從一九三六年開始辦新式小學校時，都有錫族知識分子任教。察布查爾縣遜扎其牛彙鄉人貴林（解放後當過水定縣客運站站長），在一九三六年成立的溫泉縣、巴特伙特胡爾蒙古族小學校當首任校長；後來關清福（遜扎其牛彙人）也在該校任教，教授漢文和其他文化課。在溫泉縣哈爾布河鎮於一九三七年成立蒙古小學校和現博市小營盤鎮於一九三六年成立的蒙古族小學校和現博樂市的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底止的各族中心學校等三所學校中有錫伯人喀拉巴克西、凌才（堆衣其牛彙人）佳上，關崇文（留蘇生，依拉其牛彙人）等四—五人分別在上述學校的蒙古班、漢族班、俄羅斯生班任教，他們都精通錫、漢、蒙、俄等語文的二種或三種，用上述各族語文授課外，還向少數民族學生教授漢語文。

一九三七年尼勒克縣蒙古族首次成立新式小學校，有二〇〇多名學生，十名數員中，就有金泉、永安等五名錫伯族知識分子當教員，不但教漢文，還用蒙語上其他課程，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覺洛·德泉任該校校長，把從俄國學習的「新學」傳授給

蒙古族。蘭香（留蘇生）也曾任伊寧市俄羅斯中學任教。

特別指出的是，錫伯族女子從一九一五年開始上學的，出國留學是一九二七年開始的，這在新疆各族中是名列前茅的。男女平等，爭取同男子一樣受教育，爭取婦女解放，從一九一五年就開始了。

一九四四年秋，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革命初期，錫伯族聚居地區的學校曾一度停課，後於一九四五年春節前後陸續復課，在三區革命政府的支持下，一九四六年在伊寧市成立了「錫伯、索倫文化促進協會」。在會長通寶、副會長關榮林等的領導下，爲了教師訓練班，爲錫伯族聚居地區的小學培訓教員。在該會的建議下，伊寧市三區政府的最高學府「阿合買提江專科學校」中設一個錫伯班，收四十名學生，還有幾十人在該校的維吾爾班，哈薩克班和伊寧市衛生學校學習。

三區革命時期，錫伯族小學校由原來的十三所增加到十五所，在校學生約兩千名，占當時錫伯族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一九四七年三區政府與國民黨談判，因有一段時間伊犁至烏魯木齊交通暢通後，從三區和烏魯木齊等地有朝練善（寧古齊牛象）、郭學林等七人考入關內各大專院校。

一九四八年在「錫、索文化促進會」屬下，在伊寧市成立了「錫伯中學」，當年九月份招生四十名，涂音柏、玖三等任教，還請俄羅斯人沙巴拉教授俄語文。學生口糧自備，菜金和教員工資、雜費由「錫索文化促進會」供給。

一九四九年「錫索文化促進會」出大部資金和群眾中募捐集資後，在察布查爾縣址寧古其牛象的城隍廟院內修進了一所規模較大的中學，將伊寧的錫伯中學遷至察布查爾，仍名「錫伯中學」。

「，當年有學生九十多名，設三個班。此中學爲爲現察布查爾縣第一中學（錫伯），第二中學（漢）的前身。」

三區政府時期，採用了蘇聯十年制教育制度，課本多爲蘇聯出版，一部分用漢文課本，一部分教員自己編寫，如本族語文、歷史、文學課等。還設有俄文、維吾爾文課。軍事由維族老師用維吾爾語授課。

一九四七年「錫索協會」研究決定：將滿文字母中的發音相同的十三個音節字母廢掉，另外創制了三個在錫伯語中有音無字的新字母，共一百二十一個音節字母，這就是現行的錫伯文。

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三區革命時期，發行了錫伯文「新生活報」；出了二本錫伯創作詩集；察布查爾是每年都舉辦全縣性的文藝會演，發展了錫伯族的藝術。建立中學、辦報、出版詩集，對錫伯族來說，西遷伊犁一百八十四年後才實現的。

錫伯族人民重視教育，全民尊師已成爲錫伯族的禮節，錫伯人民把教師尊爲無等級的官員，這種全民重教、尊師傳統的形成，與教育家色布喜賢領隊大臣，在一百多年以前重教育辦教育的精神分不開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一日色布喜賢臨終前，曾對錫伯八旗總管富爾固倫、親軍校西拉春諄諄教導說：「我們民族人口少，努力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復興民族。」他還將一百多匹（頭）馬、牛獻給了錫伯八旗作公產，資助辦教育。

綜上所述，錫伯族的教育成果和實施的雙語教育方針，由來已久，古代實施的雙語教育，曾對一統中國的清朝做出過不可磨滅的功勞；西遷新疆伊犁後，從一八九三年開始實施的雙語教育至今已有一百九十九年的歷史。把爲雙語教育培養師資力量的時間計

算在內，雙語教育已經有一〇二年的歷史。

新疆錫伯族推行雙語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確為至理名言。一九〇三年第一批赴俄國留學生，至到解放後的一九五九年左右，還有殷德善、伊里春、關清廉等在南京大學、濟南大學、新疆語文學院當第一流俄文教授；又有崇恩在東北當名醫。

一九一七年成立的高等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中有：崇志，解放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工作，是著名畫家，已離休，新疆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他搜集整理的錫伯文長篇敘述長詩「拉喜罕圖」；木旭東，解放前在新疆省府任漢、蒙翻譯，解放後在伊犁州級單位任秘書多年，離休後，用錫伯文翻譯了世界名著：《紅樓夢》，為錫伯族人民留下了無價之寶。高等學堂歷屆畢業生中還有噶慕春一九三五年至三八年任駐蘇安集延付領事，時二十六歲，可謂年輕的外交官；玉林，現為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從事滿文研究。

一九三三年的留蘇生中孚教授，目前在新疆工學院負責培養俄文研究生。

一九四五年後，在錫伯中學、阿合買提江專科學校、衛生學校畢業生中，現擔任重職的有：安吉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伊富（自治第二醫院副院長，主治大夫）、郭明昌（新疆「八一」鋼鐵廠總經理）、班吉蘇（自治區民委副主任）、曾林（中央民族學院副譯審）、文林（自治區參事室副主任）等，還有很多人在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及其所屬各縣擔任一定的要職。

從一九〇三年第一批人員赴俄留學開始至一九四八年成立的

錫伯中學為止的四十五年中培養的人才，包括在伊寧市、烏魯木齊諸學校、關內諸大學、學院的畢業生，留俄、留蘇生，解放前為發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整個國家的外交、外貿事業，培養外語人才等諸方面都出過力量。解放後至一九五三年大約有六百餘名錫伯族知識份子，他們絕大部分人皆精通三至五種外語和新疆少數民族語和漢語文，經過半年至二年的幹訓班、各類幹部學校、翻譯訓練班、技術培訓班，參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後至一九五三年的伊犁地區、塔城地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省人民政府的吐魯番、鄯善、托克遜地的「減反一」、「土改」隊的多數維吾爾、哈薩克語翻譯，都由錫伯族知識分子擔任，塔城地區俄羅斯人聚居區的俄語翻譯和抗美援朝運動中向俄羅斯人宣傳的譯員均有錫伯人擔任。至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為止時，伊犁州黨委、人民政府、塔城和伊犁地委、專署及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黨委、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縣委、市委、人民政府的維、漢、哈、錫伯語翻譯人員及上述地區、縣、市以上所在地實施漢語文教授和重點少數民族中學的漢語文教員的絕大部分俱為錫伯族知識分子擔任。總而言之，對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方針中起了橋樑作用。在新疆這樣一樣多民族地區，如果沒有翻譯，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好的政策、方針也無法貫徹執行，從這裡就能理解翻譯的重大作用了。因此解放以來，錫伯族知識分子在政權建設、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培養外語人才、外貿事業、中蘇合辦企業及中蘇文化、技術、藝術交流中，在新疆各少數民族的漢語教育、漢語和少數民族語文的互譯、少數民族出版事業等諸方面發揮了作用，做出了不少的貢獻！

（蘇德善服務於新疆伊犁師範學院，錫伯族）

蒙古民族文化概說

金雄飛

蒙古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有著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的民族，自古以來就生息於我國北方廣闊的大草原。蒙古族原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在長年歷史的變遷中，逐漸成為跨國民族，現分佈於世界各地。蒙古族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有近七百萬。我國有四百八十萬六千八百四十九人（一九九〇統計），主要聚居於內蒙古和新疆，散居於甘肅、青海、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北京等省市；另外，外蒙古有一百五十一萬人，蘇聯有四十萬人。蒙古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其文化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數學、醫學以及工藝美術等諸方面，同時，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也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蒙古族源於古代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流域的一個部落。大約公元七世紀，在唐朝時期的望建河，今我國版圖內的額爾古納河流域，蒙古族的先民就留下了活動的蹤跡。《舊唐書》稱其為「蒙兀室韋」是古代東胡系統室韋各部的一支。室韋是北魏王朝時期分佈在嫩江和黑龍江兩岸的一個部落，有五部。到了唐代，室韋分為二十多部，生活在額爾古納河一帶的那一部，就是「蒙兀室韋」。據《蒙古秘史》記載，就在七世紀，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兒帖赤那帶領著蒙古部離開望建河的密林西遷，渡呼倫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兒罕山（大肯特山）一帶駐牧。進入蒙古草原，經過幾個世紀的繁衍發展，迨十二世紀，已散佈於今鄂嫩河，剋魯倫河，土拉河上游及肯特山以東地區，有塔塔爾，斡亦剌惕，迺蠻、克烈、翁吉剌、蟻兒乞、汪古等部落。蒙古各部逐漸

分佈在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區並曾臣屬於遼，金王朝。遼，金時期，多以「韃靼」泛指蒙古草原各部。

十三世紀，以鐵木真為首的蒙古孛兒帖赤那部族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統一了主兒乞、弘吉剌、札答藍、塔塔兒、蟻兒乞、克烈、迺蠻、汪古等蒙古草原各部，於一二〇六年建立了大蒙古國，蒙古民族共同體也隨之而逐漸形成，「蒙古」一詞逐漸成為蒙古民族的族稱。蒙古國建立後，逐漸統一了畏兀兒、西遼、西夏、金朝，為元朝的大統一奠定了基礎。

忽必烈（一二一五—一二九四）是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哥（憲宗）的弟弟，是一個出色的軍事統帥和有作為的政治家。蒙哥在汗位時，曾派他率兵統一了大理和吐蕃。忽必烈於一二七一年建立元王朝，一二七九年滅南宋，統一了全國。至此，「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①整個中國從東部沿海到西號部的今新疆和中亞，從南部的南海包括台灣地區到北面的西伯利亞大部，從西南的西藏，雲南到東北的鄂霍茨克海都在元朝的統一之中。元朝的大統一結束了宋、遼、金、西夏等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

在幾乎整個十三世紀中，蒙古軍隊的足跡遍及亞、歐兩洲的廣大地區，征服了許多地區國家和部族，在我國和世界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汗時期，蒙古王朝不斷地進行軍事活動。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南下活動，經過七十年（一二〇六—一二七九）的發展，滅遼、西夏、金和南宋，最後出現了規模空前統一的元王朝；另一方面，成吉思汗及其後

繼者在南征的同時還發動了三次西征：一二一八年至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親自率軍征服了中亞西亞各地，並占領了南俄羅斯草原；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一年，窩闊台又派拔都等西征，攻占了俄羅斯，兵鋒直逼東歐李烈兒（今波蘭）和馬紮爾（匈牙利）等地。成吉思汗在西征勝利以後，把所攻占的土地分封給他的幾個兒子術赤、察合台、窩闊台，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前後建立了欽察、察合台、窩闊台三個汗國。一二五三年至一二五八年，蒙哥汗又派旭烈兀第三次西征，破黑衣大食，發展到西南亞。一二六四年受忽必烈冊封為伊兒汗，遂以帖必力思（大不里士）為中心建立了伊兒汗國。四大汗國是蒙古大軍西征的結果。四大汗國的出現，是蒙古族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功勳。

忽必烈為了保持統一的多民族的元王朝，「遵用漢法」廢止忽裡勒台^②，改變裂土分封的舊傳統，建立了一套統一全國的行政機構，創立了行省制度。在中央設有中書省，管理全國行政事務，在地方設行中書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機構，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管理。行省制度是秦郡縣以來的重大發展，對後世的影響較大。忽必烈死後，皇室內不斷發生爭奪皇位的內訌。在一三〇八年至一三三三年的二十五年中，就更換了八個皇帝，削弱了元王朝的統一，加速了其滅亡，終於一三六八年內外交困之中被明王朝所取代。

元亡明起之後，蒙古族北退蒙古草原。當時，蒙古各部主要分為「韃靼」和「瓦剌」兩大部分，還有居住在蒙古草原東部地區勢力較弱的兀良哈部。明政府在兀良哈部設置三個衛，任命當地蒙古族首領擔任都督，「韃靼」各部分佈於大漠南北地區，「瓦剌」逐漸分為綽羅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四部，清朝時統稱為厄魯特或衛拉特，駐牧於今新疆北部至

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廣大地區。十五世紀下半葉，成吉思汗的後裔達延汗再度統一了各蒙古部落，重樹權威。他按照成吉思汗的傳統，把大漠南北的蒙古族分爲六個萬戶，分封諸子爲各萬戶的首長。後來，達延汗的孫子，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強盛起來，一度控制了蒙古西部，並與明朝建立了較密切的關係，曾幾代世明朝封贈的「順義王」號。

清朝時期，把分佈於大漠南北的「韃靼」各部根據降附滿洲人的先後分爲內外札薩克，又分爲內外蒙古。十七世紀初葉，土爾扈特部向西移牧於今伏爾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返歸祖國，駐牧伊犁等地，和碩特部在顧實汗率領下，向東遷到青海地區。

在長年的歷史變遷中，蒙古族分佈於世界各地，在蒙古帝國時代分佈到中亞西亞的蒙古人，由於多年與蒙古本土隔絕，他們雖然還保持一些語言上的特質，但已經逐漸消失在當地民族文化之中了。

蒙古民族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開始進入現代民族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得到了高度發展，正在向現代的社會邁進！

（二）

在喇嘛教傳入蒙古社會之前，薩滿教是蒙古民族所信仰的唯一宗教。薩滿教是蒙古族最早信奉的原始宗教，流傳很廣，時間最長。「薩滿」一詞出於通古斯語，意爲「激動不安的人」蒙語稱男薩滿爲「博額」，稱女薩滿爲「烏達根」。成吉思汗篤信薩滿教，在他的組織機構中曾專門設「別乞」一職，管理薩滿教事務。

喇嘛教是中國佛教的一派。唐代印度僧人蓮花生等把密宗傳

入西藏，吸取西藏盛傳的原始宗教——苯教的神祇儀規而成為喇嘛教。喇嘛教從元朝開始傳入蒙古社會，逐漸為蒙古族人民所信奉以致最後成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對蒙古社會和蒙古族開拓了新的知識領域，如天文、歷史、醫學、藝術和宗教哲學等，對於促進蒙古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從十三世紀忽必烈皈依喇嘛教開始，喇嘛教就已滲入了元朝的政治生活。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授認玉印」，後又賜號「大寶法王」，並授予他掌管西藏政教的大權，形成了政教合一，出現了「帝師」之命與詔勒並行西土的情況。由於喇嘛教受到元朝皇帝的尊崇，所以在蒙古族地區不僅使喇嘛教入「諸宗王營帳」、「取薩滿而代之」。成為凌駕於薩滿教之上的「國教」。「帝師」及宣政院的設立，使一些高層喇嘛不僅掌握了宗教大權，而且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影響甚至左右著元朝的政治生態。但是，在整個元代，喇嘛教是在蒙古貴族中受到信奉，在民間還是普遍信仰薩滿教。在宗教信奉上形成了參差不齊的局面。

明王朝統一全國以後，為了安撫蒙古，加強對蒙古的管轄，便對喇嘛教在蒙古的傳播大加鼓勵和支持。「北虜俺答通貫，朝廷必遣僧於互市時賜以經像」。蒙古各部在明王朝的支持下，在蒙古地區興建寺廟、廣收喇嘛，不斷給上層喇嘛各種賞賜和政治經濟特權，以增強喇嘛的勢力，鞏固上層僧侶的地位，達到以政護教，以教鞏政的目的。當時蒙古各大部族如土默特部、喀爾喀部、察合爾部以及瓦剌部等等，差不多都在同一時期信奉了喇嘛教，並積極的加以推廣和傳播。

清政府在蒙古地區建立盟旗制度，對蒙古族實行分割而治之，與此同時，對喇嘛教實行保護和獎勵政策，不僅鼓勵支持各盟旗修建了大批寺廟，還採取籠絡上層喇嘛的政策，授予上層喇

嘛各種尊貴名號、職銜，還把一些活佛封為國師、禪師；其它僧侶分成札薩克喇嘛，副札薩克喇嘛等。在清朝時期，喇嘛教才成為蒙古族人民普遍信奉的全民宗教。

總而言之，蒙古族在歷史上曾信奉過薩滿教和喇嘛教，信仰歷史很久，流傳極廣，對蒙古民族的形成發展和繁榮富強都有深遠影響。

（三）

蒙古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並豐富，發展了燦爛的民族文化，累積了豐富的文化遺產。蒙古族很早開始就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蒙古語屬於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蒙古語產生於原始社會，經過阿勒泰語時期，到了公元前四三世紀至公元五六世紀的突厥汗國時期逐漸分成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個語族。至公元十二——十三世紀的蒙元時期，蒙古語得到發展。蒙元之前的蒙古語為古代蒙古語，蒙元至二十世紀初的蒙古語為近代蒙古語，二十世紀以後為現代蒙古語。蒙古語進入現代語言階段才發展成為全民的共同交際工具。

成吉思汗統一各蒙古部落和征服周圍各部族時期，因社交和記事需要借用了回鶻文為書寫工具，至十三世紀初，在回鶻文基礎上創製了蒙古文字並使用。十四世紀初年（一三〇七年）卻吉斡斯爾對原用文字進行了改革，使之適合於蒙古語的特徵。這就是成為今天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字。現行蒙古文有二十四個輔音字母和十一個元音字母。

忽必烈時代，是蒙古帝國高潮時代，他覺得蒙古帝國應該有一套自己的文字。無須藉用畏兀兒人字體，於是就叫他所敬重的藏族國師八思巴創造蒙古新字。八思巴在一二六九年按照梵文和藏文的形態和原則作成了蒙古新字。從這以後，元朝朝廷一度推

行這種蒙古新字，甚致不惜禁止使用原蒙古文字。但結果還是沒有禁斷了原蒙古文的流行，廣泛流行於民間，也未能使蒙古新字取而代之。元亡，蒙古北遷，蒙古新字的使用也因政治上的變遷而告終止。

蒙古族有了統一的語言文字以後，便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歷史著作和文學作品。這時最重要的作品有《蒙古秘史》（漢譯名《元朝秘史》）是十三世紀中葉寫成的蒙古族最早的歷史著作，這是一部把文學和歷史混為一體的鉅著。記載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窩闊台二代事跡。它為後人提供了關於蒙古族起源的確鑿資料，它對於語言、文學、歷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價值。與《蒙古秘史》具有同樣特色的另一本書是十七世紀後期與十八世紀初期的羅卜藏丹津所寫的《黃金史》，本書不僅保存了百分之八十五《蒙古秘史》的原文外，還有許多神話及民間傳說的插入；還有一種《黃金史》是成書於明末，內容記述了蒙古古代流傳的故事傳說和明代蒙古、瓦剌兩部的歷史。牠們與清代成書的《蒙古源流》被稱為三大蒙古古典史詩鉅著。此外，以《江嘎爾傳》、《格斯爾傳》兩部光輝鉅作為代表的蒙古史詩，不僅在數量上蔚為壯觀，而且在思想性、藝術性方面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牠不僅為歷代人民所喜愛，對蒙古文學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而且在世界各國也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江嘎爾傳》、《格斯爾傳》已成為國際性的專門學科。《格斯爾傳》是蒙藏人民中廣泛流傳的一部長篇英雄史詩。蒙古族《格斯爾傳》與藏族《格薩爾王傳》有其共同點，也有不少的差別，它們是「同源分流」的兩部作品。蒙古《格斯爾傳》脫胎於藏族的《格薩爾王傳》，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經過蒙古族民間藝術人的演唱和再創造，使牠蒙古化、地方化，成為蒙古族文學有機的組成部分。

此外，十七世紀的民間口頭文學作品《烏巴什洪台吉的故事》以及古典史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都是很有價值的古典著作。內容鮮明生動，並富有草原風格。十九世紀蒙古古典文學大師尹湛納希留下了《青史演義》、《一層樓》、《泣紅亭》等著作，廣為流傳，膾炙人口。《蒙古風俗鑒》是蒙古族學者羅佈桑卻憚直接用蒙古文寫下的關於蒙古民族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記載了蒙古民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習慣及其沿革等內容。

蒙古族民間文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激情洋溢、優美動聽的好來寶，民歌、祝贊詞等韻文作品，有富於想像，寓意深遠的神話，傳說、童話等；有演唱結合，饒有情趣的說唱，劇劇作品等。

蒙古神話是蒙古族民間文學中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是蒙古敘事散文的源頭。它古樸單純、充滿美妙的幻想。蒙古神話都把自然界的萬物人格化，給牠以人的思想和品德，用人與人的關係和人類的思想行為解釋牠。如蒙古人以為太陽和月亮是漂亮的姐妹，每天坐車從東到西巡視羊群。在神話裡人同自然力相抗衡也往往被賦予想像色彩。如《黑龍敗北記》、《額爾黑莫日根》等。

傳說的產生晚於神話，傳說往往從蒙古族某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及地方古跡，自然風物和社會風俗中演化而成。《蒙古秘史》、《蒙古源流》等古籍史書中都載有許多傳說。《天女之惠》講的是天女下凡同一個獵人結為夫妻，生下的孩子成為杜爾伯人祖先的故事，還有《阿蘭豁阿王箭訓子》、《衛當昭的傳說》等等。

祝詞、贊詞等，都是產生於古代的韻文形式，人們把牠們統稱為「祝贊詞」。它總是從一定的實際需要出發，以吉利的話語

和動聽的詩歌來歌頌美好的事物，祈求理想的未來。如蒙古人在蓋新房子、做毯子、狩獵、嫁娶時都說一些吉慶的祝詞和唱一些美好的讚歌。《昂根倉》、《甘吉干倉》是古代獵人在出獵前唱的讚歌。《祭炎祝詞》表現蒙古人對火的敬仰心情與對安康生活的追求。在蒙古人民傳統的娛樂活動「那達慕」上還能聽到優美動聽的《摔跤手讚》、《弓箭讚》、《蒙古馬讚》等。

蒙古民間文學中較為常見和富有民間特色的另一種韵文形式是好來寶。它靈活自由、幽默風趣，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和娛樂手段，它以詩的激情和形象的語言對所見所聞加以描述，邊作邊唱，一氣呵成。好來寶分為單口好來寶和對口好來寶兩種。問答形式的對口好來寶能顯示人們反應敏捷和能說善唱的藝術才能。流行於內蒙古地區的《勒勒車》就是曲型的對口好來寶。

在豐富多彩的蒙古族民間文學中，尤以民歌最為突出。民歌是蒙古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機部分，是蒙古民間文學中閃耀著藝術光輝的一顆明珠。蒙古草原上有句諺語「鳥兒離不開翅膀，蒙古人離不開歌唱；草原上的牧草數不盡，蒙古人的歌兒唱不完」。蒙古族不論男女老幼都喜愛唱歌。無論他們在歡樂的婚禮，熱鬧的「那達慕」，還是在祭祀祖先、出征戰鬥、懷鄉思親，待客飲宴時，都能聽到優美動聽的歌聲。蒙古族自古以來以畜牧為主，牧業勞動決定了蒙古族民歌的內容和特徵。如放牧有「牧歌」，接羊羔有「推格拉呼歌」，找牲畜有「尋馬歌」等，反映蒙古族人民反抗鬥爭的歌和歌頌英雄人物的歌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這類歌歌頌鬥爭中湧現出的英雄人物。其中《嘎達梅林》最為有名；情歌在蒙古民歌中占較大比重，從各方面反映了蒙古族青年的愛情活動，其中有談情說愛的幸福情景，有失戀離別的痛苦與相思，情歌以《森吉德瑪》最為有名。蒙古民歌中還有形

式多樣的宴歌以及內容豐富的生活歌等。蒙古族歌高亢嘹亮，節奏緩慢而悠揚，歌聲中洋溢著濃鬱的草原氣息。蒙古族具有這種「長歌足以表現出草原的寬闊和生活面的廣大。生命正像一個人騎在馬上奔跑，蒙古的歌，就象馳騁的良駒，又像太空中的飛鳥」③。具有濃厚的草原特色，以優美的蒙古民歌中也可以襯托出草原生活和蒙古文化完美的融合。

數量浩瀚、內容豐富的民間故事「烏力格爾」也是蒙古民間文學的重要內容和寶貴遺產。凝結著蒙古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真實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不同歷史階段的生活畫面，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表現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如《巴拉根倉的故事》、《瘋子沙格德爾》是蒙古族諷刺故事的兩部傑出的代表作。還有《馬頭琴的故事》、《老山羊和狼》、《五兄弟》、《哥兒倆》等在草原上到處流行。

蒙古族民間文學中還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英雄史詩和民間敘事詩，它們以豐富絢麗的色彩展現出蒙古遼闊草原風光，社會生活及烽火連天曠日持久的征戰的古代歷史畫卷。如英雄史詩有《江嘎爾傳》、《格斯爾傳》等，民間敘事詩有《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在《蒙古秘史》、《黃金史》、《蒙古源流》等古籍文獻中記載，豐富的民間敘事詩。

蒙古人在元朝時期已學會了漢族的鐵版刻書技術。印刷術使蒙古文化的發展前進了一大步，也進一步加強了漢族和其它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對蒙古族的影響。當時許多漢文書籍，如《通鑑》、《孝經》、《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都譯成蒙文或節譯刻版模印分賜百官。元成宗時（一二九五至一二三〇）蒙古學者搠思古斡節爾，對畏兀兒體蒙古文作了大量的規範化的工作，翻

譯了許多佛教經典，是蒙古族歷史上第一個語言學家。他學識淵博，精通蒙古語、畏兀兒語、吐蕃語。著有語法書《蒙文啓蒙》，第一次歸納整理出他那個時代的蒙古書面語語法。

到了明朝，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喇嘛教的傳入和蒙漢藏民族間的聯繫的加強，蒙古族語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翻譯成就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十四世紀，經過蒙漢藏等各民族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把《蒙古秘史》全書譯成了漢文，還把蒙古語原文用漢字逐字逐句地音譯出來。《蒙古秘史》這部蒙古早期社會歷史文學和語言的寶貴文獻，由於翻譯才得以保存下來。十七世紀初，俺答汗主持開始用蒙文翻譯《甘珠爾經》，《甘珠爾經》是藏文大藏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馳名中外的佛教經典。至察合爾林丹汗時，除軍事部分以外，全部譯成。當時蒙古語言詞彙已經相當豐富，表現力很強，語法構造嚴密。這個時期，蒙古族的建築藝術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俺答汗建造的呼和浩特城以及他的宮殿和宅第，據史料記載，是內地宮殿式的建築，達到了極高的建築藝術水平。

在清代，蒙古族在語言學、文學、歷史、天文、數學、測繪、醫學等方面都有成就。蒙古族學者和其它民族學者共同編纂了許多蒙古語辭典和各種民族文字對照合編大辭典。如《蒙文旨要》、《蒙文匯書》、《蒙文晰義》、《蒙文注解辭典》、《蒙古托忒匯集》等，《一層樓》、《泣紅亭》以及《蒙古源流》都是這個時期留下的文學和歷史著作；在數學方面，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是我國第一個用解析方法研究圓周率的人，著有《割圓密率捷法》是我國微積分的先驅，在我國數學發展史上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他的《皇輿全圖》又是我國第一個用近代方法測繪的全國大地圖。

歷史悠久的蒙古醫學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古族人民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與藏族等兄弟民族間文化交流中吸收了藏族的醫學成就，留下了《蒙藏合璧醫學》、《蒙醫學大全》、《脈決》、《醫學四部基本理論》、《蒙醫藥劑學》等醫學著作，豐富了我國的醫學寶庫。

絢麗多姿的工藝美術也是蒙古文化的重要內容。他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美化和豐富生活，突出的表現在蒙古人民編織的多樣的地毯上。內蒙古赤峰地區生產的大型藝術壁毯「長城」被稱為國寶；盤金地毯「五龍鬧海」採用鍍金絲線編毯底，毯面溢綵流光。毯上蛟龍飛騰，波濤翻滾，使地毯既華麗又氣勢磅礴。蒙古族舞蹈由來已久，《蒙古秘史》中曾描繪蒙古族跳慶典舞蹈時把土地「直踏出沒肋之溪，沒膝之塵矣」。而且流行於各地的蒙古舞又不盡相同。如流行於內蒙古結里木草原的《安代舞》，鄂爾多斯草原的《盅碗舞》、《筷子舞》等都富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抒情風味。蒙古族舞蹈熱情豪放、剛健，同時又細膩含蓄，伸展穩重。其以優美挺拔見長，更以詼諧爽朗、明快，憨厚聞名中外。表現了蒙古族純朴熱情、剽悍勇嚴的性格，具有濃厚的草原風格。

蒙古民族樂器主要有馬頭琴、胡撥斯、四胡等。四胡流傳極廣，是演唱「好來寶」時不可缺少的伴奏樂器。馬頭琴是蒙古族所特有的也是最受喜愛的民族樂器。蒙古語稱「綽爾」相傳早在成吉思汗時就已在蒙古地區流行。馬頭琴聲音圓潤低迴婉轉，堅實有力，優美動聽。傳說古時有一個牧民因懷念死去的小馬，取小馬的腿骨為柱，頭骨為筒，尾毛為琴弦，製成了一弦琴，在琴柱的頂部雕刻形似小馬的馬頭，因而得名。蒙古民族愛馬，對馬頭琴也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一首歡樂悠揚的馬頭琴曲奏響時，

常常引得人的歌聲陣陣，那遼闊的大草原，即刻浮現在人們的眼前，而一首憂傷的曲調，又可以使人們黯然淚下，泣不成聲。

賽馬、摔跤、射箭是蒙古族傳統的娛樂活動，歷史悠久。早在七百年前就聞名於世。蒙古人自幼生長在鞍馬間，習善騎射、騎馬射箭自古就是蒙古人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優秀的射手被稱為「蔑兒干」。摔跤是蒙古人進行體育比賽的一種形式，也是訓練戰士體魄的一種手段，優秀的摔跤手被稱為「孛闊」。在元朝時期就明確規定蒙古男子必須具備賽馬，摔跤、射箭等三項技能，此後蒙古「男子三項競技」便成了衡量男子有無本事的標誌。而且成了蒙古族傳統的游藝活動「那達慕」的主要內容。賽馬、摔跤、射箭自古以來就是蒙古人勇敢機智、剽悍性格的象徵，充滿著青春的活力。

近幾十年來，蒙古族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都得到了高度的發展。湧現出了一大批成績卓著的作家、藝術家、文學家、詩人。他們創作了一大批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反映時代精神，為蒙古族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如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次以廣闊的規模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塑造了較為生動的蒙古族的普通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強烈的抒情性，還有紮拉嘎胡的《紅路》；敖德斯爾的《騎兵之歌》，張長弓的《漠南魂》等小說都富有草原生活氣息，具有濃鬱的民族風格。還有納·賽音朝克圖的《我們雄壯的呼聲》，巴·佈林貝赫的《生命的禮花》，賈漫的《野茫茫》等詩集；雲照光的《鄂爾多斯風暴》，超克圖納仁的《金鷹》，趙紀鑫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劇作，都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在美術作品中《暴風血》（尹瘦石），金高，官佈的《草原上的兄弟民族》以及妥木斯的油畫《她》、《晚餐》、《金秋》

等都富有草原風格，受到美術界和觀眾的好評。

蒙古族人民以自己的創造才能積累了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在歷史、文學、藝術、醫藥衛生、數學、建築藝術等方面都有過卓越的成就，豐富了我國的文化寶庫，充分顯示了蒙古人的聰明才智。

（四）

蒙古族是一個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在牠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特有的風俗習慣。

蒙古族人民性情豪爽、熱情好客、注重禮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蒙古族純樸古老的禮儀延續至今。蒙古人對來客不論是熟人還是陌生人，都請客人進蒙古包就座，雙手遞上奶茶，端出黃油，奶疙瘩等，使客人有一種如歸至家的感覺。主人若對客人表示特別敬意，常把奶酒托在「哈達」上，躬獻給客人，有時高唱祝酒歌為客人助興，如果客人接杯暢飲，主人則格外高興。送別客人同樣少不了用散發著草原芳香，飽含著主人深情厚誼的奶酒來祝福客人。蒙古族傳統的禮節主要有獻「哈達」遞鼻煙壺，相互裝煙、請安等。牧民每逢喜慶節日或探親訪友，依然遵循這些古老的禮儀，至今不衰。

每年七、八月間，蒙古族人民都要舉行「那達慕」大會，「那達慕」具有悠久的歷史，譯成漢語是「娛樂」、「遊戲」的意思。每逢「那達慕」期間，各地蒙古族農牧民不管路途多麼遠，都騎馬，乘車趕往參加。「那達慕」會場一般是在平坦的草原，趕會的人們在會場四周搭起帳篷或蒙古包，晚上人們到處燃起篝火，伴著琴聲，載歌載舞，徹夜不眠。蒙古人尚武功善騎射，「那達慕」大會最隆重的活動是摔跤、賽馬、射箭比賽，獲勝者受重獎，並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那達慕」大會一般三至五天

，也有長達五至七天的。大會期間文藝團體要演出傳統民族歌舞，同時還要開展大規模的集市貿易活動。

蒙古族牧民住蒙古包。古稱「穹廬」。適應於經常流動、遷徙水草而居的游牧經濟生活特點。「蒙古包」一名來自滿族對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稱呼。「包」是通古斯語「家」或「屋」的意思。古名「穹廬」又稱「氈帳」或「氈包」。它一般高七八尺，直經丈餘，是由四週用條木結成網狀圍壁（哈那）與用椽木組成圓和頂上覆以白色厚氈，用毛繩從外面勒緊，壁上留木框門，頂的中央留有圓形天窗，可使通風和吸收陽光，室內設有火塘或爐灶，這種住房搬運方便易於短時間內蓋捲，並有抵禦風力的特點。蒙古包是游牧生活的產物。

服飾是民族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服飾的取材往往直接受經濟生活的影響。蒙古族多著蒙古袍、蒙古褲、蒙古靴。鑲有滾邊的寬大長袍有領右衽，下擺不開衩，用綵色紬帶紮腰，佩掛小刀，鼻煙壺和火鐮，兩端飄垂。從蒙古民族的服飾上可以看出蒙古族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藝術傳統。

古代蒙古族游牧和狩獵生活決定了他們獨立的草原生活特點。《蒙古秘史》記載了從傳統中的孛兒帖赤那和豁埃馬蘭勒夫妻開始至成吉思汗二十三代的事跡。這些敘述都是以個體家庭為本位，圍繞牠們的種種活動而展開的。說明古代蒙古社會已確立了個體家，蒙古社會的家庭是一夫一妻制的。古代蒙古族的婚姻見之於記載的已有一套繁複的程序。如相親、求婚、許婚、下聘禮、迎親等，蒙古人無論任何情況不允許與他人之妻私通，在社會上被視為一種惡劣的不道德行為。婦女保持貞潔對其丈夫馴良忠順被認為是應盡的本份和理所當然的事。

蒙古族的飲食大致分為三類：即糧食，奶食，肉食。在農業

區，以糧食為主，在牧業區則主要是奶食和肉食。奶食，蒙古語叫「查干伊德」是純潔，吉祥的意思。奶食分為食品 and 飲料，食品主要有白油、黃油、奶皮子，奶疙瘩，奶酪，奶果子等。黃油、白油、奶皮子為牛奶中的精華，具有獨特的醇香味，營養豐富，最為貴重。飲料主要有奶茶，又叫蒙古茶，是蒙古人最喜好的飲料，一日三餐都要喝奶茶。奶酒，又叫蒙古酒，最受蒙古人所喜愛。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忽必烈在皇宮宴會上曾把馬奶酒，盛在珍貴的金盆中，犒賞有功之臣。肉食有羊肉、牛肉等。「手扒肉」、「烤全羊」享有盛名。《蒙古秘史》中記載：「成吉思汗平定天下，大享功臣，設全羊宴名為烏查之宴」⑤。《達斡爾蒙古考》中也記載：「餐品之尊，未有過於烏查者」⑥。

蒙古民族風俗習慣的形成和發展演變，與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發展狀況密不可分。可以說，蒙古族的風俗反映了蒙古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發展的一個側面，同時對蒙古社會經濟產生著一定的影響。

(五)

近幾十年來，蒙古族人民在文教、衛生、出版印刷、廣播電視等各方面都有了可喜的發展。

現中小學分佈於蒙古族聚居地區，從城市、農村，直到邊遠的牧區都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區。就以內蒙古為例，現有蒙古族中學二百六十多所，蒙古族小學二千七百多所，在校的中小學蒙古族學生達六十萬人，均有蒙古族教師，都用蒙文蒙語授課，高等院校有十四所，各個學校都有蒙古族和識分子隊伍，都設有蒙語專業和蒙語受課的專業和班級。

各種文化設施分佈於蒙古族聚居區，以內蒙古為例：現有烏蘭牧騎⑦等文藝團體七十六個，長年在草原上巡迴演出，為蒙古

族農牧民送歌獻舞，還有民族歌舞團，民族歌劇團等專業團體，有各級圖書館八十四所，都藏有豐富的蒙文圖書，還有各種劇場、文化宮、藝術廳等供蒙古族人民娛樂的場所。座落在呼和浩特市的民族藝術廳，經常舉辦蒙語說書，音樂曲藝演出和放映蒙語電影，以其獨特的仿蒙古包式的建築造型和豐富多彩的演出活動，吸引著眾多的蒙古族群眾。近幾十年來，蒙古族新聞廣播出版事業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有公開發行的蒙文報紙，期刊和雜誌多種，還有蒙語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全部用蒙文蒙語廣播，廣大的蒙古族農牧民幾乎都能看到蒙文報紙，能夠收聽和收看蒙語廣播和蒙語電視了，還建有蒙文出版社和印刷行。這些文化設施的建立為豐富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良好的作用。

蒙醫蒙藥是我國醫藥學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蒙醫的理論和醫療實踐，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適合於牧區的地理，氣候條件與蒙古族的生活習慣。在蒙古族聚居的內蒙古地區，現建有中蒙醫研究所和中蒙醫醫院，為培養蒙醫人材，在通遼建立了民族醫學院，內蒙古醫學院設立了蒙醫系。現有蒙醫院，研究所二十多個，蒙醫六百多人。在蒙醫藥學的研究方面，近幾年也有了不小進展，已挖掘，整理和出版了《四部醫典》等不少珍貴的學術資料，老蒙醫金巴著的《臨床醫藥鑒》對防病、診斷、治病都有詳細的闡述。對蒙醫治療內科、外科、婦科、皮膚科等疾部都有借鑒意義。蒙醫事業的發展為蒙古族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起了良好的作用。

蒙古族體育活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

育項目有了長足的進步，以內蒙古為例，每年七八月間，蒙古草原花開草長，牛羊肥壯的季節，各地牧區紛紛舉辦那達慕，開展騎馬、摔跤、射箭等傳統體育項目比賽，規模盛大。現有可容納萬人以上的大型體育場六個，燈光體育場二百零三個，足球場八十九個，游泳池十九個，室內田徑館一個，座落在大青山下的賽馬場，是我國最大的賽馬場，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格。這些體育設備的建立，為蒙古族體育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總之，蒙古族人民在現代理論和科學的指導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得到了發展，正在向現代化的科學社會邁進！

註釋

- ①《元史》卷五十八《地理誌》序。
- ②蒙古語音譯《元朝秘史》譯為「聚會」，《元史》稱作「宗親大會」民族部落內部的族眾會議。
- ③《蒙古文化概說》第一一一頁。
- ④⑤《蒙古秘史》。
- ⑥《達斡爾蒙古考》。
- ⑦蒙古語音譯，是一種適合原上巡迴演出的小型文藝團。（作者金雄飛係蒙古族，中央民族學院教師）

× × × × × × ×

編者啓：因稿擠「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系列演講」摘要暫停二次。

小品兩則

作者：何元福 譯：孔淑瑞

演員：出納（劇中簡稱「出」）：村出納，將近四十歲。

「小偷」（劇中稱胡）：治保委員，年近三十。

開幕

（出納帶一提包上）

出：跑了三天才收回這三千元錢，跑這跑那，都說暫時沒有錢，等一個月後送去。現在還有八千元錢的帳，什麼時候能收齊呢？一個月之內若收不齊，村長可要我的命了。

唉！

去討帳，他們不僅不還帳，反而高聲嚷嚷好像我是欠帳的一樣，現在收到這三千元，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回去肯定受到村長的表揚了。

（看錶，又看天）

太陽快落山了，今天時間過得真快啊！哦，街上怎麼不見一個人呢？

管那閑事幹什麼，先喝一口再說，今天這累的，哼！

（坐到一棵樹下，從提包裡拿出一瓶酒，一邊哼歌，一邊嘴對著酒瓶咕咕啣啣灌下去。從口袋裡摸出莫合煙袋，捲了一支煙，點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舒出一鳥呼的一聲，靠著樹閉上了眼睛，又不斷地哼著歌。）

（正在這時，有一個人，蒙著臉，只露出兩隻眼睛，從一棵大樹後窺視著出納）

（出納哼著歌，又要灌一口酒時）

胡：放下！（惡聲惡氣地）

出：啊！（大驚而立刻從地下站起來，連提包都忘了拿）

啊，啊……是……是……（作跑狀）

胡：往哪裡跑，站住。（「出」站住了）朝這邊看，（「出」朝胡看，看不見面只看到了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越發了害怕）

出：你是誰？你是什麼人，你要幹什麼？（一直往後退）

胡：你問這個幹什麼，（很快靠攏過去）我只問你一句話！

出：（害怕地）什麼話？

胡：你要命嗎？要錢嗎？

出：啊……啊！我愛命……錢……錢，我也愛錢。

胡：（立刻拔出槍）好好說，愛命嗎？愛錢嗎？

出：（看到槍）不……不……我愛命……愛命。

胡：那麼，把錢拿出來！

出：對……對，是……是（戰戰兢兢地到樹下去取提包時）

胡：放下，向後轉，走三步！（出納依言往後退）

（胡拿上提包要走的時候）

出：（吃驚）哦，你往哪兒去？（聲音柔和地）你拿上提包

走不行吧！

有：你能管這件事嗎？啊！？

出：不……不，不是，我管不了。

胡：那麼，還有事情嗎？有，有，有，不然我要走了。

出：（哀求他的）你拿上這三千元走了，我向我們村長怎麼

交待，他不懷疑我貪污嗎？

胡：捉不捉你，跟我有什麼關係！

出：（大著膽子）這事確實跟你有關係，你可能這樣輕易地

一走了之。

胡：我輕易不走，難道要複雜地走嗎？

出：（膽子越大了）你也輕易地走吧！我也輕易地擺脫這件事吧！

胡：我看你也挺有腦子的嘛，你把兩方面都能「輕易」的辦法給說一說吧！

出：你給我寫個證明吧。

胡：放屁，那有搶錢人還要寫證明的道理呢。

出：我不是叫你拿著鋼筆在紙上寫證明，你不是有槍嗎，你朝我打一槍吧。

胡：這樣不行，我這賊搶財不害命，如果我一扣板機你的命沒了，我拿什麼賠呢。

出：不要打我的頭，打我的心臟，朝著不死不疼的地方打。

（舉起手）就朝這手的皮肉之間察過去。

胡：為什麼這樣打呢，準準地打不行嗎？

出：我受了傷，這三千元也不用我賠，又把我送到醫院，村裡出錢為治槍傷，而且還把我稱為與歹徒搏鬥的英雄。

胡：你這個東西，尾巴梢都黃了（民間據說狐狸尾巴梢黃了就可以成精。譯者注），多麼厲害的計謀啊。

出：你想想，這樣作，對你對我都不是很好嗎？

胡：（沈思一會）好了，我答應你的請求。（胡舉槍瞄準，

「出」抬起手臂）

出：你好好瞄準，瞄的手臂，不要打頭。

胡：朝那邊，不要朝這裡看。（胡拿出一根鞭炮點火）

出：快扣板機呀！

胡：不要急，急了要你的命。（鞭炮「呼」的一聲）（「出」鞭炮聲後倒下去）

出：唉喲！唉喲！（地上打滾）（同時，胡拿著提包，躲在樹後看「出」）（「出」多次在地上打滾後，抬起手臂看）

出：打哪兒呢！（渾身檢查）（又把身上的土拍打後，似有

所思）我的提包……三千元錢……（急得團團轉）完了，完了，我怎樣向村長交待，又怎樣賠這三千元呢？鳴……鳴……（哭）

（這時胡提著包從樹後走出來）

胡：（高聲地）站住！

出：（吃驚地）啊……啊，又是一個！？剛把錢搶走了，你現在向我要什麼呢？鳴……（哭）

胡：我什麼都不搶，你朝我看。（胡慢慢地把臉上的蒙布揭下來了，出楞了半響）

出：啊……是你嗎，我的治保主任啊，你為什麼這樣作呢？

胡：我是來接阿哥你的呀，給，你的提包。

出：你可捉弄我唱了一齣戲了。

幕落。

官廳

演員：

阿爾蘇阿：三十五歲，縣委幹部

香枝兒：幹部，阿爾蘇阿之妻

塔斯哈：九歲，阿之子

開幕：

（幹部家的陳設，阿爾蘇阿仰靠在沙發上看報）

阿：縣委常委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談人選問題呢，連飯都吃（咽）不進（下）去了。發坦古馬撒（註：罵人語）比我後來的一個個都提升了，只剩下我一個了。（把手裡的報紙擱下，從桌上拿了一本書翻，又擱下拿著一本畫冊坐在沙發上看。看不進去，又擱下。抽出一支煙點上，吸了兩口，扔在地上，在地下團團轉。）

香：（看到丈夫在地上轉）你為什麼一個人在跳慢四步呢，不上班了嗎？

阿：那有不去的，坐在辦公室，心一直在蹦蹦跳跳，好像有

什麼滅頂之災落到頭上似的，想入非非，實在坐不住才跑到房子來了。

香：這有什麼心跳的呢，叫當官就當，不叫當就這樣過下去算了。當了十幾年的幹事，還不是過來了嗎？

阿：哦，馬發（註：祖宗），事情不是這樣的。這幾年來的年輕人，一個個都被提升了，只剩下我一個了，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就完了，一輩子完了。

香：完了就完了吧，不當官就吃不上飯了嗎？

阿：你咋說話這麼胡塗，這並不是不能吃上飯的事情。你沒有看見嗎，他今天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下午他被提當了官，明天又是什麼樣的人了呢？以前人們見了他們，誰還鳥（理）他，一旦當了官，這一個點頭，那一個哈腰，獨佔小車，以開會的名義載著老婆孩子逛烏魯木齊，還把司機當成了私人保鏢。

香：人家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把自己的事好好辦就行了。

阿：你聽著，不僅是這些。有的官，到單位上，因為不學無術，又是外行，只能把那些點頭哈腰之輩拉攏過來，排擠那些有真才實學的行家。為了表現自己，連放屁的事都要管，簡直是一個土皇帝。這樣官我也不能當他個四五年嗎？

香：當官就當好，這樣的官千人指萬人唾，被人嫌，幹什麼用？

阿：不僅這些，一旦當了官，只要不出大錯，官是一直當到死，誰管你不學無術呢。如不會種小麥技術的縣委秘書去當農業局局長，不會種白菜的去當技術員，拉板子的工人去當文化局長，這樣的官我為什麼不能當，我要的就是這樣的官。

香：好了我的祖宗，你又一齊嚷鬧幹什麼？看你的樣子，廢寢忘食地想也不會有官當，當了官還是你。

阿：你這是什麼話，人家的老婆為自個兒丈夫的事會頭破血流地去爭，你反而責備我，這還行嗎？

阿：（兒子塔斯哈背著書包哭著進來）（正在氣頭上）哦，怎麼了，哭著來是你的老子死了嗎？（過了一陣）哦，又不完嗎

，光哭嗎？

香：（哄著兒子）怎麼了，跟誰打架了？

塔：一個娃娃打了我。（父親聽了這話）

阿：說什麼？人打了？這沒有本事的傢伙，爲了不讓你吃虧，給你起名「塔斯哈」（老虎），人家欺負你，爲什麼不打他個鼻口流血呢！無用的東西，滾開！

香：好好教育兒子，不要胡說八道！

（阿點上一支煙，坐在沙發上，母親哄兒子出去玩）

阿：媽媽尼（錫話對妻子匿稱：注），炒一個菜，在這氣頭上喝上兩杯吧！

（妻下）（丈夫又什麼都看不進去，地上打轉）（妻端上菜放到桌上，丈夫斟上一杯酒喝完，又斟上一杯，剛要喝）（兒子笑著跑進來）

塔：媽媽，媽媽！

香：怎麼了？

塔：我打了人了，一個拳頭就打出了鼻血。

香：你這個兒子，爲什麼打人家？

阿：這一次還可以，一拳還一拳，這樣就不吃虧了，就這樣勇敢些。

香：打了誰家的兒子？

阿：管他是誰家的兒子，活該！

塔：他父親是書記……

阿：說什麼？

香：（用手指）後街關書記的兒子嗎？

塔：是的。

阿：啊！？（楞了半響，才……）完了，完了，……這次可完了……（楞在那裡）

幕落。

（作者譯者均爲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七牛泉中學教師、錫伯族）

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研討會紀要

陶翠玉

一、緣起

去(85)年(七月)國際第四屆格薩爾會議在大陸蘭州西北民族學院召開，本協會前副秘書長劉學銚先生受邀前往參加，當時感覺西北民院主辦該次會議極為成功，會後西北民院表示希望能與本協會聯合在該院舉辦有關「蒙古學、藏學、突厥學學術會議」，並基於公平原則，經費約需新台幣壹佰貳拾萬元，由雙方四六分攤，此種方式為兩岸學術會議開創新模式(以往兩岸任何交流活動均由我方負擔全部費用)，此項訊息帶回後，經本協會開會討論，認為有舉辦價值，隨向有關機關申請補助費用，案經蒙藏委員會同意補助新台幣陸拾萬元，另教育部同意補助新台幣壹拾參萬元。就本協會而言，經費已無困難，隨即致函西北民院，促其儘速進行後續作業。

由於彼方管制較多，須要層層請示核准，遲至去年十二月西北民院始寄來舉辦此項會議協議書，照理依協議書籌備應無問題，不料至今年春天，彼方分別來電來函告以：彼方上級認為會議名稱須改為「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研討會」，由於將「突厥學」更改為「維吾爾學」一詞甚為突兀，然而顧慮彼方對「突厥斯坦」一詞頗為敏感，本協會對於改變後之會議名稱亦予同意，於是雙方積極進行各項籌備工作。

本協會為期前往學者能有妥善住宿及會議順利召開，特請常務理事劉學銚先生於四月二日先行前往北京、蘭州作實地瞭解，期間西北民院馬院長及承辦之科研處郭卿友處長一再表示：會議必將如期順利舉行，並儘量滿足前往參加學者之要求。至此均甚為圓滿，劉先生返台後進行各項有關事宜，如催促學者撰寫論

文、約定旅行社辦理證照、購票等手續，通知參加學者交繳證照及機票等費用，上述事項一一均在加緊辦理之中。

然而至六月十六日彼方來電告以：會議型式稍有改變，原訂分三組舉行六場之學術研討會改為在赴敦煌途中分別舉行。由於預定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即行出發，對於此項突變經本協會林召集人研究後，勉予同意。至六月二十日(星期五)彼方又來電告以：緣於香港回歸，大陸方面對所有涉外活動一律停止。由於民院之籌備工作均已就緒，欲罷不能，力爭結果，會議規模縮小。事已至此，本協會已無改變作法之時間。

此次會議經召集人林恩顯先生與總幹事劉學銚先生緊急商量後，一方面決定如期前往，另一方面要求彼方將改變情形以書面電傳本協會，遂照原定時間(六月二十三日)出發，此項兩岸學術研討會代表名單(如附件一)，會期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日止。

二、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研討會日程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上午五時三十分台灣學者在台北市徐州路蒙藏委員會前集合出發，參加學者及隨團人員共計二十人，其中二人已於日前先行抵達北京，約定該二人於當日下午四時在北京天倫王朝飯店會合。

上午八時三十分搭乘華航CI603班機自台灣桃園中正機場飛往香港，於十時十五分飛抵香港，隨即轉機搭乘中國民航CA1202班機前往北京，於下午四時抵達北京。晚上六時三十分由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港澳台僑辦公室蘭海濱副處長

晚宴座談，本協會林召集人恩顯分別介紹台灣學者，氣氛融洽。夜間中央民族大學校長哈經雄、副校長丹珠昂奔等來飯店歡迎台灣學者。夜宿天倫王朝飯店。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上午六時三十分於住宿飯店用早餐，餐後自由活動。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台灣學者一行訪問中央民族大學，經哈校長安排與北京著名學者午餐座談（出席名單如附件二），哈校長因另有公務不克出席，由丹珠昂奔副校長代表接待，餐會中兩岸學者互相交換意見，達到學術交流的目的。

下午三時返回住宿飯店，稍作休息旋於下午四時離開飯店，前往北京首都機場，搭乘西北航空晚間七時四十五分MU2608班機飛往蘭州，由於班機機械故障，較原定起飛時間延後三個多小時，此時台灣團員均已疲憊、饑餓，並在候機室補充食物，終於在晚上十時十分廣播赴蘭州旅客由十九號登機門登機。

凌晨十二時三十分飛抵蘭州，西北民院馬院長、科研處郭教授等人均已等候多時，隨即坐車前往市區金城賓館，抵達金城賓館時已凌晨一時三十分，分配房間各自入房休息，結束當天的行程。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上午八時由西北民院接往蘭州市區伊美思牛肉大王用早餐，伊美思牛肉館係一純正道地清真館，提供多種牛肉麵套餐吃法，感覺十分新奇。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於西北民院師生列隊歡迎下，進入八角亭接待室舉行開幕典禮，西北民院米力克·阿吉副院長主持，馬麒麟院長致歡迎詞，林恩顯召集人宣讀本協會理事長阿不都

拉先生書面致詞，雙方並介紹參加學者、交換禮物，全體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上午十時二十分至十一時二十分參觀西北民院圖書館，了解該校圖書館藏及一些珍貴藏書。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於該校餐廳午餐。

下午三時至六時於該校八角亭舉行第一場研討會，主持人為西北民院米力克·阿吉副院長及本協會常務理事劉學銑先生，會中計有四項專題報告，分別為：

(1) 報告人：林恩顯（台灣政治大學民族系所教授）

專 題：台灣研究蒙古、西藏、新疆的回顧與展望

(2) 報告人：多識（西北民族學院教授）

專 題：四十年來國內藏學研究概況與展望

(3) 報告人：王希隆（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專 題：四十年來國內新疆研究概況與展望

(4) 報告人：唐景福（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

專 題：四十年來國內蒙古研究概況與展望

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歡迎餐會（在西北民院餐廳），與會人員把酒言歡，互唱民族歌曲，促進情誼。

晚上八時至十時在西北民院大禮堂觀賞由該校藝術系學生自行安排演出之盛大民族聯歡晚會（節目表如附件三）：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上午六時三十分於金城賓館早餐，隨即與西北民院參加後續研討會學者及工作人員展開河西敦煌之行。

上午八時三十分搭乘遊覽車前往河西敦煌之行第一站——武威（古稱涼州）。

下午二時抵達武威，住宿涼州賓館。

下午三時三十分參觀涼州酒廠，俗語說：「北有皇台、南有茅台」。該廠副廠長詳細介紹解說酒廠成立經過及經營管理目標，並提供皇台酒及黍米釀二種酒讓大家品嚐，然後參觀該酒廠全區。因時間關係，隨即前往文廟參觀，該廟係由儒學院、孔廟、文昌宮三部份組成，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其中又以西夏碑為文物保護重點，該碑二面分別刻有西夏文字及漢字，據解說人員告知，該碑計有一六〇〇個西夏文字。另陳設多種石碑，均可隨性觸摸。該廟環境優美，惟無適當整理，稍有荒蕪之感。結束文廟參觀，隨即前往參觀雷臺，雷臺屹立於一個高約十米之土臺之上，亦是揚名中外的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的出土地，銅奔馬奔跑之雄姿與一般馬奔不同，據稱曾參加世界博覽會獲造型優等獎，事後西北民院購置小型銅奔馬複製品贈送與會學者，彌足珍貴。另據導遊解說：西元一九六九年在雷臺下發現一座東漢晚期的大型磚室墓，據出土馬俑胸前銘文記載，此係「守張掖長張君」之墓，墓內出土有金、銀、銅、鐵、玉器……等共二百多件，一行三十餘人亦一一經過墓道，參觀墓地。

晚上六時三十分於涼州賓館晚餐。

夜宿涼州賓館。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上午六時三十分於住宿賓館早餐。

上午七時搭車自武威往張掖（古稱甘州），途經山丹（明長城遺址），隔公路稍北，另有漢長城遺址，兩者均為黃土所築，高約二、三十尺，大家紛紛下車拍照留念。

上午十一時左右抵達張掖，隨即參觀位於張掖賓館旁之大佛寺，大佛寺創建於西夏年間，寺內大佛殿主尊為長三十五米

的釋迦牟尼涅槃像，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歷史，原名迦葉如來寺，因寺內有一尊巨大泥塑臥佛，故俗稱大佛寺，是現存全中國最大的泥塑臥佛。其身後塑十大弟子，兩側塑十八羅漢，形態各異，栩栩如生。

中午十二時十分於張掖賓館午餐，並於下午一時十五分離開張掖繼續趕路前往酒泉。

下午五時二十分抵達酒泉（古稱肅州）。

下午六時三十分應酒泉地區行政公署艾副專員晚宴，餐後順道逛酒泉街市，感覺市容較武威整齊、乾淨。夜宿酒泉賓館。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上午六時三十分於酒泉賓館早餐。

上午七時十分由酒泉出發前往敦煌，途中先至嘉峪關參觀，嘉峪關是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西端的險要關隘，關城南依祁連山，北靠黑山，四周平沙，牆垣雄偉，樓閣高聳，因其地勢險要、壯觀，故有「天下雄關」之稱。嘉峪關是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歷史悠久，古蹟甚多，在此停留二個小時始離開。

上午十一時於玉門賓館午餐，十二時自玉門經安西（瓜州）赴敦煌。

下午三時三十分抵達敦煌（古稱沙州）飛天賓館，稍作休息。

下午五時三十分晚餐，餐後再搭車前往敦煌市郊——鳴沙山、月牙泉遊覽，鳴沙山係一大沙漠山，由細沙積聚而成，山形美觀，峰如刀刃，生平第一次登沙山，寸步難行，登上一山峰之頂端，已氣喘如牛，坐在山頂觀賞環山風貌，酷似一彎

新月之月牙泉即在山腳下，煞是奇特。稍作休息繼續往下山之路走去，惟下山之路陡峭，且鞋內裝滿沙子，步履維艱，經高人指點側身下山，終於順利下山，續往鳴沙山北邊之月牙泉，月牙泉因水面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月牙泉四面環沙而不被掩埋，經千年而不枯，實屬自然奇觀。月牙泉旁築有亭樓，於樓頂觀泉，清澈見底，風景十分優美。參觀至此，天色已暗，於是搭乘駱駝返回集合地點。夜宿飛天賓館。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上午七時三十分於飛天賓館早餐，八時三十分出發參觀莫高窟，於八時四十分抵莫高窟預計停留一個上午，莫高窟風景區管理嚴格，相機、攝影機、大背包、礦泉水等均不得攜帶入內，進入參觀時，由接待部馬競馳主任負責解說，在莫高窟四百餘窟中，有些洞窟已關閉，惟馬主任仍詳細介紹了一個洞窟，其中編號一五八、一五六、一三〇、三二八、三二〇、四十五、二七五、四二七等八石窟均屬特窟，不對外開放，但此行經西北民院馬院長要求，均予以開放；另編號十六、十七、九十六等三石窟則屬對外開放石窟。馬主任知識豐富、言談風趣，對莫高窟之歷史、佛教背景作了深入而全面介紹，經其解說後，令人覺得視野開闊，為博大精深的敦煌藝術深深所吸引。參觀結束後，返回飛天賓館午餐。中午一時十分於飛天賓館午餐，餐後稍作休息，下午三時至五時十分於飛天賓館舉行第二場研究會，由西北民院歷史系唐景福教授及台灣政治大學民族系所蕭金松教授共同主持，計有二十六人參加，台灣代表發表演論文計有四篇，分別為：

(1) 報告人：林冠群（政治大學民族系所教授）

專 題：試論藏文文獻的誤譯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響

(2) 報告人：楊嘉銘（文化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專 題：明僧宗泐使藏考

(3) 報告人：陳又新（師範大學博士班研究生、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所研究員）

專 題：清代前期西藏地區的社會活動

(4) 報告人：高宗仁（立法院內政暨邊政委員會專門委員）

專 題：歷代達賴喇嘛法名，轉世經過及功蹟，圓寂，概

沉一覽表

大陸代表二篇，分別為：

(1) 報告人：唐景福（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

專 題：民國時期維護西藏地方主權的幾個事例

(2) 報告人：夏藏才旦（西北民族學院藏語系主任、編審）

專 題：藏文化傳播的主渠道——淺談諺語、歌謠、長詩的

文化學價值

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三十分參觀敦煌博物館。

下午六時五十分於飛天賓館晚餐，餐後自由活動。

夜宿飛天賓館。

六月三十日（星期一）

早上五時離開敦煌飛天賓館，在車上享受由飛天賓館準備之

餐盒。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抵達酒泉，於酒泉賓館午餐。

中午十二時三十五分離開酒泉赴張掖。

下午四時十五分抵達張掖賓館。

晚上六時十五分應張掖地區行政公署黃植培專員等地方首長於穆斯林大餐廳晚宴。

夜宿張掖賓館。

七月一日（星期二）

上午七時四十五分離開張掖賓館，七時五十分抵穆斯林餐廳早餐。

上午八時二十分至十時四十分訪問張掖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舉行第三場研討會，由該校劉龍喜副校長負責接待，研討會分別由台灣陳又新博士班研究生及西北民院夏藏才旦教授主持，計有五十餘人出席。台灣代表計有五人發表論文，分別為：

(1) 報告人：許明銀（輔仁大學講師）

專 題：《中有聞法解脫》的世界

(2) 報告人：劉學鈔（中原大學、文化大學講師）

專 題：厄魯特源流考

(3) 報告人：黃維憲（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專 題：試論以族群關係理論探討清代新疆族群關係的可

行性

(4) 報告人：陳旺城（宜蘭農工專科學校講師）

專 題：論那彥成回疆善後措施

(5) 報告人：蔡宗德（文化大學音樂系講師）

專 題：新疆哈密地區麥西熱普活動的現況

大陸代表計有六人發表論文，分別為：

(1) 報告人：楊士宏（西北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專 題：藏漢傳統文化相似框架探微

(2) 報告人：閔文義（西北民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副教授）

專 題：白龍江流域噶嘛洛藏族「不落夫家」婚俗述論

(3) 報告人：王克孝（張掖師專教授）

專 題：我知道的一點俄藏敦煌回紇吐蕃文獻概況

(4) 報告人：鄭婕（西北民院漢語系副教授）

專 題：回鶻文獻語言和喀喇汗王朝文獻語言

(5) 報告人：瑪·烏尼烏蘭（西北民院蒙語系副教授）

專 題：中世紀衛拉特蒙古書面文學的地位與貢獻

(6) 報告人：方步和（張掖師專教授）

專 題：裕固族的由來

研討會結束後，全體出席人員於張掖師專大門前合影留念。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抵達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隨即由當地導遊介紹參觀千佛洞，由於天雨路滑取消參觀馬蹄寺，僅行車經過。

中午由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孟朝輝縣長於蘭花坪渡假村以民族午餐接待，依裕固族習俗，客人入厩房後，裕固族少女們唱歌歡迎，隨即敬酒（第一回）及獻哈達，然後陸續上奶茶、酥油茶、手抓羊肉、小菜等等供大家享用，在享受美味佳餚之同時，裕固族少女們歌聲又起，並向客人一一敬酒（第二回），然後上熱呼呼之麵片湯，隨即裕固族少女們再向客人敬酒（第三回），此時只見大家紛紛走避，且多人已喝的東

倒西歪，午餐結束後，此時歌聲又起，只見裕固族少女們均已排列於出口，原來客人離開時，還需喝一杯離門酒，裕固族同胞的爽朗性格，令人難忘，如果還有機會前去，別忘了培養一些酒量，因為熱情的招待加上烈酒，是很容易醉人的。

下午三時二十分離開蘭花坪渡假村，前往武威。

晚上九時抵達武威，在武威賓館前之西雙版納風味餐廳晚餐。

夜宿武威涼州賓館。

七月二日（星期三）

上午七時三十分早餐，七時五十分離開武威涼州賓館，前往蘭州。

下午二時三十分抵達蘭州西北民族學院午餐。餐後自由活動，本次兩岸學術研討會之本協會總幹事劉學銑先生、副總幹事馬普東先生及幹事陶翠玉女士等三人，則前往西北民院科研處結帳，於晚上七時二十分始結帳完畢。

晚上七時於西北民院餐廳舉行歡送餐會，計有六十餘人出席，雙方把酒言歡，氣氛愉快，餐會於晚上九時結束。

晚上十時西北民院馬院長特地抵金城賓館向台灣學者送別。

夜宿金城賓館。

七月三日（星期四）

上午六時台灣學者一行離開金城賓館，前往蘭州機場，在米

力克·阿吉副院長等西北民院代表送別下，搭乘西北航空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時二十分CA1211班機飛往北京。

下午一時至四時五十五分搭乘中國民航自北京飛往香港。

晚上七時二十分至十時五十分搭乘中華航空CI616班機自香港飛返台灣桃園中正機場。

結結為期十一日之行程。

三、結語

(1) 此次本協會與大陸西北民族學院聯合主辦之「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學術研討會」途經北京、蘭州、張掖、酒泉、敦煌等地，承邀集當地學術界知名學者會面研討復蒙盛宴款待，於赴河西四郡途中更受西北民院諸女士先生照拂有加，隆情厚意，本協會所有參與人員至表感激。

(2) 本次研討會幾經波折，舉辦期間適逢香港回歸，大陸方面對所有涉外活動一律停止之情況下，返國後本協會林召集人恩顯電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舉辦研討會之實際情形，據該會告知：因香港回歸，兩岸一切涉外活動停止達九日之久，本次研討會仍能如期舉行，實屬難得。

(3) 此行飽覽中國遼闊的大西北風光，由於大西北氣乾燥，白天氣溫都在四〇度上下，酷暑仍不減大家的興致，惟在絲路旅途中的少，竟然因為我們的到來而連續降下甘霖，整個絲路沿線上的少數民族、沙漠、綠洲等景色均是令人難忘的旅遊經驗。

附件一

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術研討會名單			
一、台灣專家學者：			
職稱	姓名	現職	論文題目
理事長	阿不都拉	邊政協會理事長	突厥文大辭典及其作者 (不出席)
召集人	林恩顯	邊政協會常務理事 政治大學教授	台灣研究蒙古、西藏、新疆的回顧與展望
總幹事	劉學銑	邊政協會常務理事 中原、文化大學講師	厄魯特源流考
副總幹事	馬普東	邊政協會秘書長	(工作人員)
團員	蕭金松	邊政協會理事 政治大學教授	(「薩迦格言」的宗教內涵)
團員	林冠群	邊政協會理事 政治大學教授	試論藏文文獻的誤譯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響
團員	黃維憲	邊政協會監事 政治大學副教授	試論以族群關係理論探討清代新疆族群關係的可行性
團員	林長寬	政治大學副教授	中西蒙古汗國伊斯蘭化之探討
團員	許明銀	輔仁大學講師	《中有闡法解說》的世界
團員	吳瑞秀	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主任	雍正年間四川解餉西藏問題研究
團員	陳旺城	宜蘭農工專校講師	論那彥成回疆善後措施
團員	蔡宗德	文化大學音樂系講師	從新疆哈密地區「麥西熱普」活動的現況看維吾爾族傳統文化的變遷
團員	陳又新	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清代前期西藏地區的社會活動——以通藏道路間搶奪事件為例
團員	徐桂香	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章嘉活佛地位之探討)

二、大陸西北民族學院代表：			
姓名	現職	職	論文題目
團員 王維芳	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阿玉奇汗與清朝及沙俄之關係探討)
團員 楊嘉銘	文化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明僧宗勸使藏考
團員 羅中展	政治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從民族識別看白馬族屬 (不出席)
團員 高宗仁	立法院內政暨邊政委員會 專門委員		歷代達賴喇嘛法名，轉世經過及功蹟，圖表，概況一覽表
團員 孔拉普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土耳其籍研究生		
團員 陶翠玉	中國邊政協會會員		(工作人員)
姓 名	現 職	職	論 文 題 目
馬麒麟	西北民族學院院長		
米力克·阿吉	西北民族學院副院長		
楊才銘	西北民族學院教授		《蒙古秘史》的譯學價值
多 識	西北民族學院教授		建國以來國內藏學研究概況及前景展望
郭卿友	西北民族學院科研處 處長、教授		達賴十三世評傳
高 瑞	西北民族學院教授		關於整理出版敦煌古藏文獻的初步設想 (與扎西才讓合寫)
唐景福	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		民國時期維護西藏地方主權的幾個事例
夏藏才旦	西北民族學院藏語系 主任、編審		藏文化傳播的主渠道——淺談諺語、歌謠、長詩的文化價值
王興先	西北民族學院格薩爾研究所 所長、研究員		格薩爾學四十年

喬目德爾	西北民族學院蒙語系 副主任、副教授	阿拉善和碩特蒙古民俗中的某些獨特風俗初探
瑪·烏尼烏蘭	西北民族學院蒙語系副教授	中世紀衛拉特蒙古書面文書的地位與貢獻
楊士宏	西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 副所長、副研究員	藏漢古代文化框架研究
鄭捷	西北民族學院漢語系副教授	回鶻文獻語言和喀喇汗王朝文獻語言
才讓	西北民族學院副教授	淺論藏族古典文字名著「水樹格言」的思想 內容
孔慶祝	西北民族學院副教授	漫議達達文化對北曲的影響
高人雄	西北民族學院文史研究所講師	
郝蘇民	西北民族學院民族所教授	
邱立新	西北民族學院美術系主任	
三大陸西北民族學院代表：		
閔文義	西北民族學院編輯部主任、副教授	
陸宗敏	西北民族學院漢語系副主任、副教授	
王立增	西北民族學院成教部副教授	
申文安	西北民族學院外語系副教授	
僧格	西北民族學院蒙語系講師	
賀衛光	西北民族學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孔西才讓	西北民族學院藏語系副教授	

附件二

中國邊政協會學者與北京學者座談會 大陸學者名單（中央民族大學哈經雄校長安排）

姓 名	現 職
丹珠昂奔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
林耀華	中央民大前副校長、教授
馬學良	中央民大前歷史系主任
王鐘翰	中央民大前歷史系主任
王堯	中央民大前藏學系教授
杜榮坤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史金波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陳慶英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長
馬大正	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趙雲田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聖敏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院院長
莊孔韶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主任
白蔭泰	中央民族大學蒙語系教授
哈斯額爾敦	中央民族大學蒙語教研室主任
滕 星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長
吐爾遜·阿尤甫	中央民族大學維哈柯語言文化學系
力提甫·托乎提	中央民族大學
羅桑旦增	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副教授

四大陸外校代表：		
崔明德	煙台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 科研處副處長、教授	建立中國民族關係思想史學科的幾個問題
楊富學	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
王希隆	蘭州大學史學系教授	四十年來國內新疆研究概況與展望
王三北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流龍喜	張掖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副校長	

左 治 國	中央民族大學辦公室主任
熊 坤 新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陳 玉 芳	中央民族大學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牛 汝 辰	中國地名研究所副研究員

附件三

民族文藝晚會節目表

1. 裕固族舞蹈《牛角鼓與銅鈴鐺》
表演者：李雯等
2. 現代舞《火烈鳥》
表演者：馬凌燕、荒洲等
3. 女聲獨唱《百靈鳥、阿里山的姑娘》
演唱者：周燕
4. 回族舞蹈《花兒與少年》
表演者：翟文飛、馬曉紅等
5. 舞蹈《敦煌舞容》
表演者：李雯等
6. 男聲獨唱《野菊花》
演唱者：李志威
7. 維吾爾族舞蹈《可愛的姑娘》
表演者：葉沙來提、唐努爾等
8. 撒拉族舞蹈《阿里瑪》

表演者：王嵐等

9. 蒙古族舞蹈《筷子舞》

表演者：劉勁暉、楊佳等

10. 小提琴獨奏《化蝶》

演奏者：方榮 鋼琴伴奏：李濤

11. 舞蹈《黃河兒女》

表演：熱依蘭等

12. 藏族舞蹈《草原之戀》

表演者：嘎藏草、索獻東智

13. 哈薩克舞蹈《小小哈薩克》

表演者：王菲菲等

14. 男聲獨唱《蒙古人》

演唱者：那仁巴圖

15. 藏族舞蹈《草原情》

表演者：東智、索朗卓瑪等

舞台總監：張曉樓、高玲

劇 務：鄧文科、朱杰、馬麗

音 響：寶浩、亢澄輝

燈 光：任建成、張海軍

主 持 人：韓瑛、盧炳濤

本刊宴請新疆訪客徐玉林先生(右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智慧藏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三七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宋念慈

社長：林學恩

主編：劉銑鈞

電話：三五六六一八〇

副主編：張華克

電話：三六三四四六二

業務經理：馬普東

電話：七二〇三四七七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本社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十號五樓之一

電話：三九六七五七九

印刷者：公館打字印刷行

地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二號二樓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